



西藏通訊

總第87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一年九月至十月號

ਤਿਵਾਨੁਗੁਣ

TIBET BULLETIN 2011



藏人行政中央纪念第五十一届西藏民主日

ਤਿਵਾਨੁਗੁਣ ੨੦੧੧ ਸਤ੍ਤਾਗਮੀ ਧਰਮ ਪ੍ਰਕਾਸ਼ ਪ੍ਰਕਾਸ਼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一年九、十月號(總第87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1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關於轉世的公開聲明	19 西藏危在旦夕
4 西藏宗教大會通過達賴喇嘛尊者轉世決議案朱瑞
5 第五十一屆西藏民主日噶倫赤巴講話	19 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譴責中國囚禁西藏作家
7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民主日]51周年的講話	20 “中間道路”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
8 大赦國際促中共停止打壓藏人費良勇
9 強巴加措格西評說藏人僧尼自焚	21 西藏議會專門研究小組已完成《修章草擬報告》
10 唯色評說西藏 (五則)	21 世界各地藏人絕食聲援自焚者
13 玉樹地震災區災民仍住帳篷	22 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訪加粉飾西藏現狀
14 中共當局無權插手達賴喇嘛轉世	22 美國再次呼籲中國尊重藏人的權益
..... 胡平	23 藏人行政中央噶廈新噶倫宣誓就職
15 北京不留餘地，中藏漸行漸遠	23 玉樹藏人商戶不滿強拆與警衝突
.....陳破空	24 中共政權對藏民族所犯下的罪惡
16 西藏女作家唯色獲克勞斯親王獎郭國汀
17 法國藏學者：阿壩格爾登寺的僧人絕望已極	27 記12位自焚藏人
.....瑞迪唯色
18 外交部發言喪盡天良	28 西藏面臨大規模礦產開採威脅
..... 胡平小青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編輯: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穎、貢保措、美芒、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關於 轉世的公開聲明

持金剛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釋迦比丘丹增嘉措致：境內外西藏人民，信奉藏傳佛教之僧俗民眾，與西藏和藏人有關的所有世間眾生。

歷史上，雪域佛土的先輩君臣，以及賢者和成就者們，創立和發揚了以“三乘”“四續”為主的教、證佛法和淵博文化，使西藏成為亞洲乃至世界佛教及其文化的源泉。為藏、蒙、漢等無數眾生的暫時和長遠的利益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在護持、弘揚佛法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西藏特有的“轉世認證”文化傳統，這對佛教的發展及眾生的利樂，尤其對僧團的鞏固，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十五世紀，一切遍知根登嘉措，被認證為根敦珠巴的轉世化身，並建立了噶丹頗章喇章（喇章：大喇嘛的私人居室—譯者）。從此，形成了歷代達賴喇嘛的轉世認證制度。第三世索朗嘉措獲得“達賴喇嘛”的尊號；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建立噶丹頗章政府，成為西藏政教領袖等。迄今六百多年，透過轉世認證的方式，準確無誤地找到了歷輩達賴喇嘛的轉世化身。

為了順應當今世界民主發展的趨勢，本人自願地、欣慰地終止了從噶丹頗章政權建立（西元1642年）至今三百六十九年，由歷代達賴喇嘛擔任西藏政教領袖的政治制度。事實上，我已在1969年公開聲明，將來達賴喇嘛的轉世延續與否，應有廣大信眾決定。然而，當信眾表達尋找達賴喇嘛轉世的強烈願望時，如 缺乏明確的指導方針，政治勢力或既得利益者，會濫用轉世制度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這種危險始終存在。因此，為了避免出現對後世達賴喇嘛的猜疑和歪曲，在本人身心健康之際，有必要做出清晰、明瞭的說明。

以下簡要闡述轉世認證的理論和基本概念，以便更清楚理解我的主張。

前後世

承認轉世認證制度之前，必須得承認前後世的存在。印度的古老宗教與哲學思想中，除了順世派外，都一致主張“無有間斷的前後今生”：有情眾生皆由前世投生今世；今世身軀壞滅後，再次投生後世。現今雖有某些推理者以“沒有看到（前後世）”為由，宣稱沒有“前後世”，但秉持正直態度的科學家們卻不會以“沒有看到”的理由，去決定“沒有”。

雖然很多宗教或教義都一致主張前後世的存在，但對於如何定義投生者、如何投生，以及如何連結前後世等的內容上，卻有著不同的詮釋。其中，也有“主張後世，否定前世”的宗教信仰。

以佛教的整體思想而言，“前世”是沒有開端、開始的；當煩惱被斷除、遠離輪迴的束縛時，由煩惱所帶來的後世將會停止，但意識的續流仍會持續下去。這種教義是被大多數的佛教思想家所認同的。若不認同前後世，將會與佛法教義產生矛盾，如：佛家“根、道、果”之學說，皆由內心有否調伏而成，以及所有情器世間則將無因無緣所生等。此故，凡是佛教徒，必須得承認前後世的存在。

對於回憶前世的人們而言，“前後今生”的道理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實（又稱“隱蔽分”），但對普遍凡夫而言，卻屬隱蔽分，且須透過許多的理由去証實，因為在死有、中有、生有的過程中，通常都會忘失過去的宿命。佛教經論提出了眾多相關前後世的理由，概義可括分為：前同類、前近取、前串習、以及前感受等理由。重點在於，唯明唯知的心只能由與己性質類別相同的近取因（或主因）而有，具有形色的物體不可能成為心的近取因，這點是顯而易見的。無論透過邏輯的思考，或是物理的實驗，都無法証實“唯明唯知的心可由異類的前因，或是無因而成”、以

及“細微心識的續流可由某種違緣間斷”；至今沒有任何一人，無論是心理學家、物理學家、或是腦部專家等，可以證實上述所言。更何況無論過去或是現在，無論在西方或是東方，有很多憶念過去宿命，並無謬地指出與前世相關的人和事物等實例。若硬將這些實例扭曲為癲瘋之言，不只有違“科學精神”，更是對現實的否定。

西藏轉世認證之制度，正是“依據前世的憶念或經驗”而建立的一套驗證標準。

如何投生

今生的身軀壞滅後，由無能間斷的意識結生到後世身軀的現象可分為：“由煩惱力結生”和“由悲願力結生”兩種。初者：由無明力，於意識上，安置了善業與惡業的隨眠；在臨終時，由“愛、取”滋潤“有”，引發後世，趨善惡道，隨業投生，無有自主。又如水車輪轉，凡夫們無能自主地輾轉於生死之間。凡夫唯可藉由恆時修善，串習善心之力，於臨終時滋潤善業，投生善道。後者：已獲菩提道之聖者，雖不隨惑業所轉，然由緣取眾生之悲願，自力選擇來世時地、父母等，唯利他人，投生娑婆。

“朱古”詞義

在藏傳的轉世認證制度中，把轉世者稱為“朱古”（中譯：化身或轉世），應該是出自信徒們的一種尊稱。以般若乘的教義而言，所謂的“朱古”，就是佛陀的“三身”或“四身”的其中一者。一位本具煩惱的眾生，由入大乘，集福德與智慧資糧，後淨煩惱惑、除所知障、現證諸法之識，此乃“智慧法身”；彼識的法性則為“自性法身”。此二又稱圓滿究竟自利之身，或稱法身；這種“身”，唯獨成就佛位者能相互看見，他人不能。佛為能利益他人，為使他人能見其身，故有大地菩薩可見的“報身”，以及由此（報身）所化現，示人天相，凡夫可見之“化身”，此二稱為“他利色身”。

化身可分為：具相好莊嚴，示十二相的“勝應身”，如導師釋迦牟尼；為利益工巧技藝之眾生，所化現的“應化身”；為利益有情化現的人天相、水相、橋相、藥相、樹相等的“劣應身”三種。西藏的轉世被

譽為“朱古”（化身），應屬於“劣應身”的範圍。

雖然佛陀肯定會化身為“朱古”救渡眾生，這不代表所有“朱古”皆為佛陀的化身。在西藏眾多“朱古”中，會有僅獲“有學聖道位”、“凡夫加行道”，或是“凡夫資糧道”者的“朱古”。嘉揚欽則旺波曰：前世身軀壞滅之後再次投生，稱“劣應身”；今世身軀未壞滅之前化現不同身相，稱“朱巴（化身）”。總之，根據上述的理由，以相似或相聯而稱為“朱古”。

轉世認證

佛陀在世的時候，早有針對某人指出是某某前世的轉世。尤其是細談業果、經由前世業，感得今世報等內容的《四毗奈耶》、《本生經》、《賢愚經》、《百業經》等無數經續都有記載。同樣的，佛陀涅槃後，從印度的大神通師或成就者的傳記裡，也可看到許多相關前世的記載，只不過沒有西藏轉世制度的“第幾世”之演算法而已。

西藏的轉世認證制度

西藏原始苯波教也主張前後世的理論。佛教傳入西藏之後，藏人普遍相信前後世的存在，也形成對聖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眾生的功德，進行祈願和隨喜的傳統，並出現很多傳頌觀世音菩薩本生故事的經典。如：古代西藏典籍《嘛尼全集》和《五部箴言》，以及阿底夏尊者蒞臨西藏時（十一世紀）的著作：《珠寶之鏈》和《噶當弟子問道錄》等。然而，當今廣泛的轉世認證傳統，開始於十三世紀初。當時，噶瑪拔喜的弟子們，根據預言認證噶瑪拔喜為噶瑪·都松欽巴的轉世，至今八百多年，共認證了十七世噶瑪巴轉世；同樣的，十五世紀中，認證貢噶桑姆為堪卓·卻吉卓瑪的轉世，迄今已認證十幾輩桑頂·多吉帕姆的轉世。所以，在西藏轉世認證的傳統中，不分僧侶和咒師，男眾或女眾，藏傳佛教各宗派已經接納和延續了這個傳統。當今，在藏傳佛教薩迦、格魯、噶舉、寧瑪、覺囊、珀東等宗派，以及苯波教中，有很多轉世喇嘛肩負著護持教法的重任。

宗喀巴大師的弟子，一切遍知根敦珠巴，在創建筭

什倫布寺，培養眾多弟子之後，於1474年圓寂，享年84歲。當初沒有人尋找他的轉世，但出生於1476年的日喀則達納小孩－桑吉曲陪，能清晰、準確地回憶他過去的諸多生活，因為他的神奇表現，人們不得不承認他是根敦珠巴尊者的轉世。從此開始，由噶丹頗章喇章和噶丹頗章政府，共同尋訪、認證歷代達賴喇嘛尊者的轉世，延續至今。

轉世認證方法

轉世認證的傳統建立以後，尋訪、認證的方法和途徑也逐步完善和健全。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世臨終前的遺囑、指示或特殊跡象；轉世靈童準確無誤地講出前世的生活點滴，能辨認前世的遺物及侍從等。除此之外，還有祈請聖者占卜；祈求世俗護法的神諭；觀察拉姆拉措湖和其他護法之魂湖等很多方法和途徑。當出現一個以上的靈童候選人，難以斷定之時，也有在佛象聖物前，舉行“食團問筭”（或稱“麵團球占卜”－譯者）決定的慣例。

未終朱古

通常所謂的“轉世”意味著“結束了前世，轉生到今世”，因此凡夫們沒有能力作到“未臨終前的朱古”。然而，大地菩薩可於同時間內化現出千百身相，“未終朱古”對大地菩薩而言，是絕對可以辦到的。

在西藏轉世認證制度中，有各種轉世的認證。如：同續轉世、業願轉世、受教或加持轉世等。轉世的用意為：能繼續或完成上世尚未圓滿的傳教利眾事業。有時為能代替同續轉世，未證聖道的上師可採取與自己業願相應的某人作為自己的“朱古”，或受教弟子及他人作為自己的“朱古”。因此，未獲聖道的上師們仍有可能具有“異續的未終朱古”。

另外，由同一位前世的身、語、意，在同一時間內轉世為多位“朱古”，這種現象也是不可否認的。在近代內，較為著名的“未終朱古”如：敦都·久劄耶喜多傑、究給·赤千阿旺千繞等眾多上師。

金瓶掣簽

隨著濁世衰微時代的來臨，被認證的“轉世”也越來

越多。不少“轉世”的尋找和認證，是因政治需要，採取了不當和欺騙的手段，給西藏教、政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害。

西元1791至1793年之間，廓爾喀（尼泊爾）軍隊入侵西藏，當時，西藏政府請求滿清政府派兵支援；驅逐廓爾喀軍隊之後，滿清官兵以完善西藏行政為藉口，制定所謂的《二十九條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簽”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其他呼圖克圖的轉世。八世達賴喇嘛江白嘉措還特別著述金瓶掣簽的修法儀軌。然而，透過金瓶掣簽認證的只有幾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部分其他喇嘛。即使頒佈這樣的規則，第九世、十三世，以及十四世達賴喇嘛均未通過金瓶掣簽；十世達賴喇嘛的認定，也未經過金瓶掣簽，但為了照顧滿清政府的面子，對外宣佈以金瓶掣簽認證的消息。

實際上，使用金瓶掣簽認證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達賴喇嘛，其中，十二世達賴喇嘛在金瓶掣簽之前，已經認定確立。所以，真正經過金瓶掣簽認證的達賴喇嘛，其實只有一位。同樣，在班禪喇嘛的傳世系統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禪經過金瓶掣簽的程式。

金瓶掣簽的規則，只是滿清勢力的強橫表現，而非藏人信賴的宗教儀軌。然而，如能公正實施，也可視作類似於傳統的“食團問筭”方法。

西元1880年，認證十三世達賴喇嘛時，西藏與滿清之間的“供施關係”（藏語稱“椎蘊關係”，是上師與施主的關係－譯者）尚未斷裂，滿清政府在西藏還有一定的影響。然而，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認證，是根據第八世班禪喇嘛的預言和乃穹、桑耶護法的神諭，以及觀察拉姆拉措湖的徵兆等確認的，因此沒有經過金瓶掣簽的程式。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水猴年遺囑（西元1933年）中明言：“本人沒有經過金瓶掣簽，而依據預言、占卜等相同的結果，確立為達賴喇嘛的轉世，並舉行坐床典禮”。

當我在1939年認證為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時，西藏與中國之間的“供施關係”已經斷裂，因此，沒有必要經過“金瓶掣簽”的程式。

眾所周知，我是由西藏攝政和民眾大會，按照聖者、護法的預言，以及拉姆拉措湖的兆象等尋訪、認證的，當時沒有中方的任何干涉。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官員，在媒體散播謠言，謊稱“免予”達賴喇嘛金瓶掣簽的程式，並派遣吳忠信主持我的坐

床大典等。此一謠言，被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揭穿。他在1989年7月31日召開的西藏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指出：“國民黨這樣撒謠，我們共產黨為什麼也要跟著說假話呢？”

一廂情願的圖謀

在過去，一些富裕喇嘛的管家和侍從，以貪婪和非宗教的手段“認證”不少“轉世”，對宗教、寺院和社會形象造成了傷害。特別從滿清時代開始，中國當權者為了干涉蒙藏事務，將宗教和喇嘛當作政治工具，實施了很多不當政策。

當今，集權專制下的中共領導人，一方面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另一方面卻干涉宗教，強制執行所謂的“愛國愛教”運動。尤其是中國當局發佈所謂“2007年9月1開始施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第五號法令”，這是一種極其荒謬、可恥的行為。以毀滅西藏獨特文化風俗為目的，對轉世認證的傳統，強加種種不合理做法，在全體藏人心中造成難以癒合的創傷。

為了欺瞞藏人和藏傳佛教信眾，以及國際社會，中共等待著我的圓寂，並預謀私自認定我的轉世（即十五世達賴喇嘛）。從近來頒佈的各種規章、公告等，種種跡象明確顯示這種圖謀的存在。為了佛法和眾生的暫時及長遠利益，防止破壞正法的企圖實現，是我不可推卸的職責。因此，作此聲明。

下一世達賴喇嘛的轉世

正如我前面所提，「再次轉世」皆由轉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終的業、福報、以及發願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轉世何處？怎樣轉世？如何認證等，是轉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緣，絕非由他人強制、壓迫，或是為所欲為的情況下產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暫且不說轉世觀念，就連「前後世的存在」都蓄意否定的政治領導們，以權力干涉轉世認證，尤其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轉世，極為不妥。這種與自己政治理論背道而馳的虛偽惡行，實屬無慚無愧，世人皆會有目共睹。若發生上述所言，所有藏族同胞，以及國際藏傳佛教的信眾團體也堅決不會承認和接受。

當我到了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我會諮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關信眾，檢討並決定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如果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必須保留，並且需要認證第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的時候，尋找轉世之重任將由達賴喇嘛噶丹頗章基金會的董事會負責，由他們請示藏傳佛教各宗派領袖，以及與歷代達賴喇嘛如影隨形般的護法眾等，按照歷史傳統尋訪、認證。還有，我也會留下相關的明確指導文字。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權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因政治需要，選出所謂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時候，誰也不需認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記！

祈願吉祥！

藏王2138年，藏曆十七繞迴鐵兔年7月27日

西元2011年9月24日於印度 達蘭薩拉

(原文為藏文，如有歧義，以藏文為準。)

西藏宗教大會通過達賴喇嘛尊者轉世決議案

9月22日，開始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召開的「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苯教」第十一次宗教大會於24日圓滿閉幕。大會就達賴喇嘛尊者轉世問題和其他宗教事項通過了多項決議案，其中一致通過達賴喇嘛轉世由尊者本人認定的重大決議。

第十一次西藏宗教大會閉幕後，主辦單位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在達蘭薩拉蘇日亞飯店中舉行記者會，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在記者會上簡要介紹了本次大會就達賴喇嘛尊者轉世問題一致通過的議案內容。

除了審議上次會議未能落實的決議案之外，本次會議制定了最主要的五項決議，分別是：第一，對於達賴喇嘛尊者發佈的有關達賴喇嘛轉世的11項內容的公開聲明方面進行全力支援；第二，本次會議未能出席的高僧則通過他們的代表瞭解達賴喇嘛尊者的11項公開聲明，並給予支援聲明；第三，在第十一次西藏宗教大會上通過的決議，向各高僧，還有民眾，包括境內藏人作廣泛宣傳，即對於達賴喇嘛尊者的11項聲明方面做一個公開的介紹，讓所有民眾瞭解聲明的具體內容；第四，所有高僧大德與境內外民眾向達賴喇嘛尊者祈請永駐長壽；第五，藏傳佛教四大教派、苯教各宗教領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方面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在2007年9月2日公佈所謂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再度發佈不予承認的聯合聲明，並向境內外民眾作全面介紹。

第五十一屆西藏民主日 噶倫赤巴講話

今天，是我們慶祝西藏實施民主五十一週年的大日子。而在這個偉大的時刻裡，我們慶祝人類對於自由的共同渴望；在此，向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們，特別向生活在被中共佔領之西藏境內的兄弟姐妹們獻上誠摯的問候！

也向我們最尊敬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獻上我真心誠意的感謝！因為尊者推動西藏社會實行民主的遠見，我才能在此完全致力於實現民主的承諾。首先，很高興地擁有達賴喇嘛尊者這樣一位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以及寬宏大量的領導者。尊者逐步引領西藏走向公平和民主；尊者來自於一個不起眼的農民家庭，成長期間結識了布達拉宮的清潔人員、廚師和看門人；然而，這些人卻傳達許多西藏民間的生活狀況，成為各種資訊的來源。接任國家領導人的兩年之後，也就是在1952年時，尊者組織改革委員會，推動民主改革，其中包括免除貧乏的農民和貧困的藏人所需負擔的繁重稅收。不幸的是，中國軍隊入侵、佔領，打亂了已規畫好的工作，進而解散了改革委員會。

我想分享一下在1995年我自己親身的體驗，因為尊者的厚愛；在我們將要啟程赴美留學之前，連同其他的學生，我們有幸獲尊者的接見。當我被引見時，尊者提起我在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是《人權與亞洲價值》，讓我感到非常的驚訝及無比的榮幸，尊者竟然注意到一個普通且不起眼的藏人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然而，我知道無數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

西藏的民主歷程，早在1952年時初試啼聲，然後在1959年，隨著尊者離開西藏進入流亡之後，繼續在印度臻至成熟。而當世界各地群起反殖民主義運動、建立新民主國家時，第一步就是在菩提伽耶成立西藏人民議會；1960年2月5日，所有藏人領導在菩提伽耶堅定地宣誓服從統一的領導。

1960年6月29日，尊者在達爾豪西公路附近向參與印度基礎建設的西藏工作人員，分享西藏民主的願景，

發表感人肺腑的談話。對於失去家園、家人的流亡藏人而言，每個人都背負著非常痛苦的經歷；而這些為印度建設努力的流亡藏人，在難民營臨時搭建的帳篷之中，見證他們年輕、26歲的領導人說著西藏民主，不分老少，許多人被感動的情緒淹沒而哭泣。

流亡藏人選舉(實際上是已經過選擇的人選)人民議會議員，全體人民議會議員並在1960年9月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於是將9月2日定為西藏民主日。為了選舉各區的代表，從錫金到馬納裏沿途上的西藏道路工人，以舉手方式提名候選人。當選的代表，週末時攜帶滿滿的文件，在(距大乘法苑不遠處的一棵大樹下，履行他們在議會的職務。早在1963年時，當一些民主先進國家尚沒有女性議員的時候，西藏就有女性的委員當選人。1976年，也產生了苯教的代表。

仿照印度憲法，在1963年通過了西藏憲章，達賴喇嘛尊者堅持認為，憲法應規定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彈劾權，可在違背人民意願時執行。1970年，西藏青年會成立，並於1984年，西藏婦女會重新在流亡復興；這兩個組織在培養領導人方面，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著重在非宗派主義、非地方主義及全民的團結一致。

隨著蘇聯的瓦解、柏林圍牆的倒塌及「第三波」民主化在世界各地迅速地漫延，於是在90年代初期，西藏社會進行更多的民主改革。當世界各地的改革聲浪四起，中共政府卻在天安門屠殺勇於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民。1991年，藏人憲章 - 藏人行政中央(CTA)最高管理職權 - 由西藏人民議會正式起草，並表決通過。西藏人民議會職權擴大，並且具備憲法所賦予遴選噶廈的權力。西藏人民議會的程式和功能，類似於印度的議會制度，只是更具有紀律，組織更加完善，也更具效能。

新千禧年，當全球目睹東歐的顏色革命時，西藏民主繼續蓬勃發展。歷經藏人流亡憲章的一項修正案後，在2001年，第一次經由選舉產生噶倫赤巴，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首長。額東仁波切以超過80%的選票

在大選中勝出，此後也為西藏人民奉獻了令人敬佩的領導力。

10年後的2011年3月，發生阿拉伯春天、反政府革命運動，並且有些領導人仍在猛烈地以暴力對抗訴求改革的人民；達賴喇嘛尊者毅然決定在噶倫赤巴及議會大選前10天宣佈，卸下政治權力的決定；尊者表達出交出政治和行政權力的強烈願望，並宣佈「移交權力給予正式當選的領導人」。即便是擔任國家名義元首，達賴喇嘛尊者亦堅拒議會和人民溫情的慰留。

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達賴喇嘛尊者作出的重大決定，恰好與全球主要的發展趨勢相符。現在回想起來，很顯然的是，尊者的決定並未被這些事態的發展牽動。相反的，尊者藉著這些事件的發生，即使人民有所抗拒，加速了流亡後的民主改革腳步。尊者每項主要決策的時機：60年代的彈劾條款，80年代建立尊者本身與噶廈之間的領導者地位，新千禧年代直接選舉噶倫赤巴；尊者的步伐，每一步都是那麼的精彩、輝煌。卸下政治權力的時機非常特別，尊者的決定，讓2011年噶倫赤巴大選的結果更偉大---完成了在西藏歷史上最大、最全面的民主選舉。

而今年初完成的選舉，足以證明西藏民主不僅逐步臻至成熟，並且非常具備活力。歷史性的選舉，吸引來自30個國家、數量空前的藏人參與，特別是青年學子們。藉由到寺院祈求大選成功，境內西藏人民也展現出他們對於大選的濃厚興趣和團結，不時地關切選舉的發展，當選舉結果揭曉時，施放煙火慶祝。噶倫赤巴大選，三位最後的參選人在七個定居點舉辦的辯論會上，歷經相當激烈的辯論。而議會選舉的結果，產生了百分之五十的新議員，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和新到的西藏難民。大選的圓滿成功，賦予我們境內的藏人同胞無窮的希望，並且向北京政府發出強烈的資訊，西藏運動增添許多的新動力。

尊者的寬厚和民主價值觀，在噶倫赤巴宣誓就職上的談話中再次展現。尊者改變西藏重要的歷史，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承傳了369年的政治權力，合法地移交給民選的西藏領導人；「當我年輕的時候，從當時的執政者達箇仁波切手中接受了西藏的政治權責。今天在此，我將六十年前，從西藏傳統制度的執政者達箇仁波切手中接受的政治權責，移交給透過現代民主選舉產生的執政—洛桑森格博士…… 以我個人來說，今天是我人生中『長久掛懷於心中之願望』的實

現……。」轉交了1751年七世達賴喇嘛的印璽給當前的噶倫赤巴，一個平凡、毫不起眼，生長在難民安置點的藏人，真實地展現出西藏領導人永續的合法性和象徵。

同胞們！輝煌的歷史和西藏民族領袖將會永遠延續下去。

今天，我們新生的民主，是流亡社會建立健全民主和管理制度的成功典範；但也因為我們的所在國印度政府及其人民的慷慨協助之下，才能成辦。其實我們的民主經驗已引起其他流亡者、難民社區和民運學生的重視。藏人行政中央及我們一些非政府組織，不斷地與他人分享我們實施民主50年的經驗，並且邀請大家踴躍地探討、研究我們的民主進程。話雖如此，但我們的民主尚且未能夠完善，所以必須更加努力地讓我們的民主更臻成熟與壯大。

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身處流亡的民主管理制度，遠遠優於受中共殖民統治的西藏。境內藏人生活在專制政權的惡劣條件下，我們流亡藏人享受著民主的豐碩果實。而西藏自治區(TAR)每任的黨委書記從來不是由藏人擔任，北京政權按自己的需要派遣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我們身處在民主世界，而中國並非這個民主世界的一份子。噶倫赤巴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而中共統治西藏既不民主，也不合法。不接受普世的自由價值，中國永遠無法成為合法的超級大國。在此，呼籲中國當局尊重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人權與自由。

最後在此說明，尊者卸下政治權力，並非完全給擔任首席噶倫的我，而是給所有的西藏人民。現在是我們證明我們可以自立自強、獨立生存的時候了，甚至也是和我們的新責任一起茁壯成長的時候。我們要積極參與民主進程，確保我們的領導人，時時刻刻勇於承擔責任，堅持真正的民主精神。

我當選為噶倫赤巴，是新一代藏人的信心投票。因此，年輕一代期許，能夠在新的奉獻精神和信念下共同努力。我們必須不辜負尊者的期望，實現我們父母的夢想，返回到我們在西藏的家園。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但必須保持樂觀的態度。我們必須著重在追求境內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支援的神聖事業，他們為了保護西藏的身份認同和尊嚴，勇敢地犧牲性命。與我們強如雄偉的珠穆朗瑪的西藏精神和力量同在，鑒於我們的祖先還沒受過現代教育，也不諳城府，但靠著獻身和同心，經過不懈的努力， ----- (下接8頁)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民主日] 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這個盛會，恰逢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紀念實施民主50週年紀念活動一周年的總結，也是達賴喇嘛尊者移交政治權利給民選領袖後的第一個民主紀念日，因此，這個儀式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

回顧過去的五十年，我們在流亡中取得了豐盛的成果，繼承和發揚了我們的宗教和文化遺產，西藏人民空前的團結，我們珍惜這些偉大的成就，同時更感恩達賴喇嘛尊者帶領流亡藏人走上了民主之路。2010年在印度南方比拉廓佩藏人定居點舉行的[西藏民主日]五十週年紀念活動時，西藏人民議會代表境內外藏人，向達賴喇嘛尊者敬獻了[金質獎]，表達了全體藏人廣集資量和感恩尊者的心願。

眾所周知，達賴喇嘛尊者早在西藏時，就開始推動西藏社會改革的計劃，但，由於中國政府的幹擾，未能實現宏願。到了印度不久，當流亡藏人第一次聚集在菩提伽耶，舉行民眾大宣誓時，達賴喇嘛尊者就提出選舉民眾代表。由此，1960年9月2日第一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宣誓就職的同時，並改革了整個流亡組織，1963年，頒布了《憲法》，使西藏流亡政府成為法治的政府。1991年，又頒布了《流亡藏人憲章》成立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一個健全的民主體制。2001年，首席噶倫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2011年，把政治權利移交民眾選舉產生的領袖等，是達賴喇嘛尊者對西藏和西藏人民以及西藏政教事業的長遠利益而做出的英明抉擇。

前輩們為西藏自由事業服務的真誠和勇氣，值得我們學習，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的成果，正是前輩們努力的結晶，在此，向前輩們表示感謝！

卸任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擔任議長的10年期間，改進了議會組織及運作，在擔任首席噶倫的10年裡，按達賴喇嘛尊者的指導，推動政治和行政事務成效日顯，藉此機會向桑東仁波切表示感謝！

在政治和經濟巨變的當今，我們所有藏人應該同力協助達賴喇嘛尊者實現向世界傳播慈悲、和平、和諧和幸福的承諾。達賴喇嘛尊者的功業越宏偉，就越益於藏人的自由事業，也有助於盡快解決西藏問題。因

此，呼籲藏人行政中央、各非政府組織和僧俗百姓，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

在達賴喇嘛尊者移交政治權力的今天，擔任首席噶倫的洛桑森格博士所承擔的責任將會更重：設法解決西藏問題、繼承弘揚西藏宗教、文化，語言，以及在國際上加強支援西藏問題的力度，提高教育水平，穩固定居點等責任。因此，藏人領袖。公務員和民眾都要為實現以上目標而擔負起各自應盡的責任責任。

西藏人民議會將按制衡的民主原則承擔責任，從法律和政策方面全面指導和協助第十四屆噶廈。即將召開的西藏人民議會第十五屆二次會議上，將通過14屆噶廈噶倫的任命和修改法規等眾多立法工作。

最近，第十五屆議會議員對各定居點進行了考察，向各地民眾介紹了藏人行政中央事務變革情況，並聽取了大家的意見。第十五屆二次會議結束後，議員們將繼續前往各定居點考察指導。希望有關方面積極配合議會期待建立各地方組織、民眾和藏人行政中央之間的聯繫為目標的這項措施。

西藏人民議會將努力加強世界各國從國會到地方議會的聯繫和以及建立新的支援西藏組織。特別計劃與印度的政治人物、專業人士、研究人員、作家和媒體記者加強聯繫。

雖然，國際和中國國內正在發生許多變化。但是，中國對西藏的政策沒有任何的變化，相反，北京系統地實施著滅絕西藏文化以及破壞西藏環境的政策。在國際上宣傳的所謂[西藏和平解放60年]和[白皮書]等，盡是歪曲和謊言，其背後的真相是，中國政府正在進一步對西藏實施殖民主義政策。剝奪了藏人的基本人權，西藏人民生活在恐懼與威脅中。例如，今年3月以來，併入四川省的阿壩和甘孜，道孚等地藏人發起了一連串的和平示威活動，格爾登寺的僧人洛桑平措、8月5日達沃（道孚）縣的尼措寺僧人次旺諾布，先後以自焚獻出寶貴的生命，中國政府政府不僅不聽他們的和平訴求，反而採取殘酷的物力對付這些事件。這是今年西藏境內的真實現象。

境內藏人的勇氣和忠誠，值得我們敬仰！他們所遭

受苦難，也是我們全民族的苦難！強烈呼籲中國政府反省對藏政策，停止強行改變西藏傳統的農牧民的生活方式！允許西藏的各寺院僧人正常研習佛法！

境內外藏人共同的願望是解決西藏問題。然而，由於招呼我們的能力而爭取西藏自由鬥爭的時間不得不延長時。我們也要為這種可能性做好準備，境內藏人按照《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賦予的權利。必須保護本民族的獨特宗教，語言，民族特性，環境保護等作為重要目標。在流亡社區，完善中央和地方組織、鞏固定居點、發展教育等整體發展的基礎上，要提高政治和民主意識。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要完善和提高藏人協會和藏人聯合會等組織能力，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基礎上更好的擔負起責任。

在次，我們要向國際上支援西藏的政府和領袖、國會議員、組織以及民間團體、個人致以謝意！特別感謝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民眾在過去五十二年的支援和援助！相信，在今後的歲月中，大家將更加支援西藏的自由事業！

最後，祈願達賴喇嘛尊者永久駐世！祈願尊者時刻為西藏政教事業開示！祈願西藏問題盡快獲得解決！

西藏人民議會
2011年9月2日

（譯自藏文，以原文為準）

（上接6頁）

他們成功幫助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家園的經驗，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實現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諾言。

親愛的境內藏人兄弟姐妹們！許多流亡藏人從來沒有見過西藏，但西藏永存我們的心和靈魂之中。決心、奉獻和佛法都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將確保我們這一代人能夠脫離我們父母無法返回西藏的遺憾。在此重申我至深的信念，我們的指導原則，團結、創新與自力更生，將確保自由復興、藏人重聚，以及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願西藏勝利！

噶廈
2011年9月2日

大赦國際促中共停止打壓藏人

資料來源：西藏之聲

西藏安多阿壩格德寺兩名僧人在本週一（9月26日）自焚後，中共在當地實施軍管，引起美國、歐洲議會和人權團體的關注。世界人權組織大赦國際敦促中共停止壓制行為，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

大赦國際昨天（28日）發表的公開聲明中對西藏安多阿壩格德寺再度發生僧人自焚事件，表達了強烈關注。

大赦國際在聲明中引述今年在西藏安多和康區接二連三發生的藏人自焚、示威以及遭捕被虐等多起事件指出，這是藏人對中共壓制宗教自由和文化權利誓死抗議的表現。大赦國際敦促中國政府停止這種打壓行徑，尊者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權利。

此外，美國國務院本週二（27日）發表聲明對僧人自焚表達嚴重關切，敦促中共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權，要求當局允許媒體和外交官前往藏地觀察當地情勢。對此，中國外交部向美國發出警告，聲稱不要干涉與西藏相關的事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天（28日）說，中方反對任何國家或是個人利用西藏相關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洪磊除了警告美國不要干涉內政之外，還強調中國政府極力保護少數民族的合法人權及利益。

在被追問北京是否會取消外交官和記者前往藏地的禁令時，洪磊拒絕說明政策是否會有變化，只是說他們可以申請前往。

此外，英中戰略對話會議於本週一（26日）在英國首都倫敦召開。為期一天的會議在英國外交大臣黑格和中共高級外交官員戴秉國之間展開。此前英國因為敢於批評中共人權記錄而收到中共的警告威脅。英國外交部人士在英中對話會議召開前向《每日電訊報》透露說，中共利用商界人士遊說英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軟化立場的企圖註定失敗。英國政府不會屈從於中共，而是公開堅持維護人權的立場。

《每日電訊報》援引外交部人士的話說，黑格不會被中共的壓力所嚇倒，而是要堅持人權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不可違背」核心這一立場。

強巴加措格西評說藏人僧尼自焚： 爲利他舍自身之菩薩行

【強巴加措格西：駐臺灣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首任佛法教師。】

臺灣圖博之友會：有鑑於近來在圖博境內一連串的僧俗自焚事件，引發臺灣社會的關心，其中出現許多似是而非，或對佛法理解不足的說法、疑問，包括：僧俗自焚是否違反殺生的佛法教義？是否與佛法見解相違？僧人自焚是否犯戒？…等等。西藏宗教基金會首任佛法教師格西強巴加措，在其長期引導的佛法討論班上，有學員針對這些問題提問而曾做說明。我們在徵求他本人同意後，摘取部分內容供大家做參考。臺灣圖博之友會征得其同意和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廣傳，不要讓附和中共說法的言論繼續散播下去，對自焚的圖博僧人而言，是極爲不公平的污名化。

強巴加措格西對自焚事件整體的評論：首先，西藏僧俗自焚，完全沒有違反佛教殺生的教義，也沒有與佛法見解相違，更沒有犯戒。因爲西藏僧俗自焚的動機與目的，毫無沾染一點個人私利的味道。當他們在自焚就義時，所吶喊出的希望與心聲是：“我們西藏人需要宗教自由！西藏人需要人權！允許尊者達賴喇嘛回西藏！”依這樣情況而言，自焚者的想法是爲了佛陀教法，爲了護持佛法的正士夫，爲了爭取西藏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權益，自願獻出生命，燃燒自己的身體。

1950年至今不曾間斷地有無數藏人秉持著相同的目標。然而，這種想法必須具備了非常強大的意志勇氣，同時也有著偉大的情操目標。尊者達賴喇嘛在1960年爲此著作了諦語祈願文，其中偈頌：“爲法護法與我民族故，捨身命與受用皆可拋，祈願受盡百苦諸善士，觀音怙主悲憫救護之。”此偈便是特別爲這些民族事業獻身的英勇善士夫祈願回向，而全球境內外藏人也同甘共苦努力致力實踐尊者此一祈願。

問題一、僧人自焚違反了佛教殺生的教義嗎？

強巴加措格西答復：臺灣社會曾經發生過藏僧自殺、漢僧自殺事件，以及層出不窮的在家人自殺，他們皆是爲了私欲無法達成而自殺，這是與佛法相違。然

而，佛陀曾在經上清楚說明，這樣的自殺行爲，僅有加行罪（罪並未完全，只在前置準備階段），卻無究竟罪（沒有完成真正的罪）。犯究竟罪的條件，殺生的物件必須是他人，而非自己。爲自利私欲自殺者都沒有究竟罪了，爲利他而自焚者，何罪之有？

問題二、自焚與佛教宗義相違嗎？

強巴加措格西答復：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首先提出藏僧自焚與佛教教義見解相違的說法，隨後有許多附和其說法者出現。釋迦摩尼佛宗義即是四法印：“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寂靜涅槃”，試問自焚者與佛教宗義四法印相違嗎？以“諸行無常”而言，他們的捨身是因常執太強嗎？以“有漏皆苦”而言，他們的捨身，是對輪回的有漏安樂貪著太強嗎？以“諸法無我”而言，他們的捨身，是因我愛執、我執太強嗎？中共視宗教是毒，外交部發言人他們這些人根本不懂佛法；而隨之起舞、附和其見解的佛教徒者，其不懂佛教教義之四法印，是顯而易見的。

問題三、僧人自焚是犯戒嗎？

強巴加措格西答復：這種說法是由於不懂世尊在律藏中提到毀壞戒的三種因。就算在牀上安詳而死，只要是死亡，別解脫戒就已經失壞不存在了。受別解脫戒所立的誓言，期間僅在此世未死成立，這和菩薩戒是不同的。說僧人自焚犯戒者，系象徵說者不懂「別解脫戒、菩薩戒、以及密法戒」三種戒律的差別。

強巴加措格西總結：

全球藏人以及愛好和平自由的人們皆視自焚藏人爲英雄；批評自焚藏人違反佛法教義、違反佛教宗義見解、犯戒者，表示他們實在不瞭解佛陀教義的核心要義，以及不懂當今世界情勢。記載在其他佛經上，爲他人利益而捨棄自身之菩薩行的事迹多得不勝枚舉，我在此便不再多做贅述。

----資料來源唯色博客

唯色評說西藏

藏地法會上迎請尊者法像

我要繼續講述今年7月間在康區的旅行。原本是打算在每一地停駐幾天的，但從抵達玉樹起就被青海省玉樹州的警車跟蹤，隨後從瑪尼干戈開始，又被四川省甘孜州的警車跟蹤，所以許多地方都是匆匆而過，停留數小時或住一夜。我們知道，之所以被警車幾乎貼身相隨，目的是切斷我們與各地藏人之間的聯繫，而它可以製造莫須有的罪名，足以對當地朋友造成威脅。

從新龍到理塘的顛簸路上，我在手機裏保存了一條當時寫下的感受：縣縣設關卡，堆滿警察與武警，以懷疑的態度登記身份證。警察以藏人居多，武警基本是漢人。在理塘縣君壩鄉，我們下車拍照，一直跟在後面的警車便開到前面等候，生怕我們與哪位藏人談話。我走到警車跟前質問為何要跟蹤，卻被年輕的藏人警察一邊用手機拍照，一邊謊稱巧合。

我在康區度過十多年的光陰，以後也常常返回康區，故對康區的熟悉程度猶如拉薩，包括過往歷史與當今現實。當我重又見到穿著藏裝的高大康巴穿行在理塘街頭，發現的是比往年減少許多，而增加的是來自漢地的各種淘金者。有一條街被說成“美食街”，不少飯館是魚莊，門口或窗戶上用中文寫著“高原雪魚”，當然公路邊上也隨處可見這類飯館，藏人敬若神明的水中生靈成了無視當地禁忌的饕餮之徒的腹中美味。

縣城上方的理塘寺（又稱長青春科爾寺）是一座在圖伯特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寺院。1956年3月，聲稱要給藏族人民帶去幸福的中共，從空中派飛機轟炸理塘寺，從地面派解放軍屠殺僧俗，直至1980年代，理塘寺才艱難地複生。我曾多次去過理塘寺，但這一次被跟蹤的事實使我取消了朝覲的念頭。沒去也好，否則一定會被有關方面大加分析，數日後，我在旅途中很不容易上網翻牆，看到一個令人震撼的消息：

7月15日（也就是我們路過理塘的前兩周）理塘寺舉辦為期十天的第四屆冬季大法會，來自康區和安多上百座各教派寺院的數千名僧眾參加法會。與往屆不同的是，法會伊始，便在莊嚴的法號聲中將巨幅的尊者達賴喇嘛法像迎請到莊嚴的法座之上，無數僧侶與信衆含著熱淚敬獻哈達。據報道，在法會舉辦前，諸

多高僧明示理塘縣政府和公安部門，法會時將供奉尊者法像，如果被當局制止，很難保證不會發生抗議活動。

我看到了法會現場照片，的確是激動人心的一幕。一位參加過法會的喇嘛向我證實了這個消息。他並非理塘寺的僧人，而是康北某噶舉寺院的僧人。說到在法會上見到超過真人大小的尊者法像，不禁雙手合十，淚流滿面：“當時的感受真就像是嘉瓦仁波切親臨法會，我們內心的傷痕彷彿得以彌合”。接著，他按捺不住興奮的情緒壓低聲音說，藏傳佛教復興的時候已經來臨，在諸多教派有遠見的喇嘛們的努力下，兩百多年前曾在康區德格各寺院發起的不分教派運動，在生死存亡的今天復活了。

是的，就在三個月後，在緊鄰玉樹的囊謙舉辦了第七屆噶舉辦經法會，來自康區和安多三十五座各教派寺院的1500名僧眾參加法會。同樣地，巨幅的尊者達賴喇嘛法像被供奉在高高的法座上，受到所有修行者以及信衆的由衷敬禮。顯然，尊者法像已成為團結各教派僧侶、各地區藏人的鮮明象徵。

2011/10/26，北京
(本文為RFA藏語節目)

拉薩？拉薩！

中國改革開放時代，拉薩是藏人精英普遍向往的地方。我見過多個畢業後可以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輕藏人，寧願到當時遠離繁華的拉薩工作、生活。我于1990年春天從康地返回出生之地拉薩，在西藏文聯的同事中就有來自安多的藏人。

那時的拉薩如磁鐵般吸引各地藏人。安多和康區的商人紛紛到拉薩經營，僧侶們也來拉薩朝聖並依照傳統在三大寺學習。拉薩依然如過去被各地藏人視為中心，在拉薩買房子定居，想法轉成拉薩戶口。雖然那時的拉薩也有各種問題，而且連續三年爆發過遭到鎮壓的抗議，但比起現在，還是有更多的空間和可能，相對自由和寬鬆。

現在不同了。康區的一對父母來看望嫁給拉薩人的女兒，離開時深為女兒悲傷，因為女兒生活在一個槍口下的城市。街上士兵橫行，佛法僧遭受褻瀆，拉薩從聖城變成了只允許人們醉生夢死和墮落的污濁、暴戾之地。

拉薩之外的僧侶到拉薩須得持有證件、證明，否則根本過不了路上的各個關卡。各地仁波切們也避開拉薩，轉往去漢地。拉薩本地僧侶則小心翼翼，上街儘量穿便衣，在以大昭寺為中心的老城，經常可以看見持槍特警任意攔住穿袈裟的僧人或穿藏裝的青年，盤查並登記。住在拉薩的仁波切們則儘量不出門，如同閉關。即使是藏人之間也相互提防，連親戚都不敢坦言，懼怕哪個可能是警察眼線或出賣者。外國人前所未有的地減少，旅遊者受到諸多限制，大多數國外基金會和NGO都被趕走。

藏人企業家們或是收縮生意，或是轉到外省藏區或中國城市發展，即使他們不適應漢地的氣候、語言和生活，但至少在那裏可以少一些恐懼。自從2008年之後，多名藏人成功人士被判刑入獄，藏地的商人和企業家普遍心懷恐懼。沒人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幾十年打拼積累的財富，說不定會在莫須有的罪名下一夜之間消失。一位企業家用佛教的無常來思考，形容說：人就像螞蟻那樣一點點搬運、積攢，好不容易攢起來的財富，狗熊的一巴掌就會毀掉所有；不要說自己這點財富，我們民族以往幾百年、幾千年積攢下來的財富，共產黨一來也不全都化為烏有了！

拉薩對藏人的向心力似乎在減弱，因為在方方面面遇到的困難都超過其他地方。比如辦護照之難，對於大多數藏人簡直成了夢想。甚至連去神山岡仁波齊朝聖，辦邊境通行證也不容易。拉薩雖然建了不少小區，蓋了不少房子，但空置也很多。以前安多和康的藏人到拉薩買房，現在是拉薩等衛藏各地的藏人去成都買房。據說有二十萬藏人在成都買了房子，而那些人有一部分原本可能是拉薩房地產的買主，現在卻拒絕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下。

當然，其他省區也鎮壓藏人，但還是比拉薩要寬鬆。從一件小事即可以看出，七月底至八月初我從青海藏地到四川藏地，一路看到在寺院或百姓家公開供奉尊者達賴喇嘛的法像。當地政府從原來的嚴厲禁止已經變成睜一眼閉一眼，因為既缺乏阻止的能力，也怕激起更大的反抗。而這種妥協在拉薩卻看不到，一些寺院的壁畫上原本繪有尊者達賴喇嘛的形象，竟被工作組要求畫上鬍子，目的是為了不讓信徒和遊客認出達賴喇嘛。

—— 原載：RFA

馬尼干戈的犛牛肉加工廠

馬尼干戈是一個交通樞紐。有人說，馬尼干戈像香港武俠電影《新龍門客棧》，有著康巴漢子充滿豪氣的江湖味。其實這並不是它原本的味道。其實馬尼干戈的意思是：山坡上鋪滿了刻有經文的瑪尼石。顯然當年的確擁有這樣的風景，而今已然不見。那麼多的瑪尼石呢？是在文革時代還是在更早些年的“民改”時代，被革命者拿走修建了軍營還是修建了鄉政府？而剩下的，是不是被人民群衆順手牽羊，蓋了人畜共住的房屋？

七月底的這天，我們從佐欽寺趕往馬尼干戈，遠遠看見一幅巨大的關於計劃生育的宣傳畫矗立路邊：一對穿著德格服飾的康巴夫婦笑吟吟地手捧哈達，跟前是一個舉著鮮花的小男孩和一頭小犛牛、兩隻小羊羔，構成一幅幸福生活的畫面。馬尼干戈已沒有“新龍門客棧”的風味了。滿街都是四川人開的飯館和商店。一對南充夫婦說，在這裏開飯館已經二十多年了，老家的房子也蓋好了。

過去在停滿各種車輛的街上不時可見的黑犛牛也無蹤無影了。五年前，即2006年夏天，就在馬尼干戈，一個漢地公司開的犛牛肉加工廠被當地藏人給燒了。一些藏人被抓、被判刑了。網上說這是因為大肆屠宰犛牛的方式與藏人的傳統習俗背離，導致衝突發生。僅僅如此嗎？後來我見到一位在甘孜州新聞單位工作的朋友，才知曉內幕遠非這麼簡單。

沒錯，文化衝突是其一。朋友說他見過那種現代工業化的屠宰方式。工人只是用手指按一下某個樞紐，兩扇原本張開的金屬架子猛地合攏過來，就能把一頭龐大的犛牛緊緊地卡住，令它動彈不得；工人再用手指按一下某個樞紐，被夾住的犛牛便陡然被升上半空，再翻過身來。接著就是機器操作屠宰過程，非常迅速地，一頭完整的活著的犛牛就被肢解成了肉是肉、骨頭是骨頭。朋友說，他親眼看見那頭犛牛被倒挂之時，一顆顆碩大的淚珠從犛牛眼睛裏滾滾而下。

藏人並不是不殺犛牛，但殺得很有限，從未像加工犛牛肉的工廠每天都在不停地殺。看著從工廠流出的血水染紅了草地，聞著從工廠飄來的血腥味彌漫了四周，馬尼干戈的藏人們内心當然不忍接受。

然而還有更不能讓人接受的，是這麼多從當地收購的犛牛其價格事實上並不公平。但是開工廠的公司與當

地官員達成協定，而官員責令老百姓以很低的價格交出犛牛，這其中藏著什麼用心，任誰都能一眼看穿。當老百姓不願意如此賤賣犛牛時，工廠甚至從一些貪錢人手中收購信衆們放生的犛牛，於是早已積壓的怨憤化作了大火，藏人們燒掉了這個犛牛肉加工廠。當然，這一層最主要的原因是官員們必須緊緊捂住的，寧可歸結于文化的衝突。

我曾寫過：公司就像一頭怪物，而另一頭更兇猛的怪物是政府，或者說，這是一種長著兩個腦袋的怪物。這個雙頭怪物打著“開發”、“發展”的旗幟，張牙舞爪地闖進藏人的家園，帶來的卻是什麼呢？我想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帶來的是當地人權益的喪失。而權益的喪失則包括：生產資料如土地、牲畜的喪失；生活方式如傳統、習俗的喪失；文化如命名權的喪失；自我如內心的喪失；乃至最終，將是一個民族的喪失。

2011-9-7，拉薩

(本文為RFA藏語節目)

色須寺這幾年

從玉樹往東，就到了石渠。這意味著從青海跨省到了四川。當然，這是而今的行政區劃。

石渠，得名於當地的一座格魯派大寺：色須寺。多年前的夏日，我與W路過這裏，匆匆見過寺院的法座一面。當時，赤巴仁波切三十來歲，文質彬彬，漢語流利。去年玉樹地震後，我在成千上萬的救援僧侶中看到了他的身影。他率僧衆趕去救援，且把修築佛殿的數千萬善款捐給災民。

在我剛出版的新書《西藏：2008》中，第一個故事即<那些包圍色須寺的幽靈>。與四張在我的博客上首次公開披露的照片有關。拍攝者是一位不知名的西方人，拍攝於2008年5月30日，而拍攝地點，正是色須寺。據將照片轉發給我的朋友介紹，這位西方人旅行至此，卻未想到會遇見令人生畏的真相，於是悄悄拍下。

四張照片是連續的畫面。比如，一張照片上，雪山環抱的寺院十分寂靜，彌漫著與世隔絕的美；而其他照片上，卻有五十多個黑乎乎的身影從佛塔跟前陰森

森地走過。那不是幽靈，而是士兵，持著槍，拿著盾牌，有人甚至隨身攜帶氧氣，顯然是提防高原反應；走在最前面的，則舉著一面五星紅旗，在白雪中，很醒目，很刺目。

我懷著對這些照片的記憶，在今年七月見到了色須寺。從鏡頭看去，佛殿、佛塔及一長排轉經筒與照片上完全一樣。不一樣的只是，照片上有許多狀如幽靈的士兵，而眼前沒有士兵，這多少讓人欣慰。我們在此停留了一會兒。之前，在玉樹跟蹤我們的警車，此時沒有出現，想必與這裏屬於兩省交接處有關，也即是說，四川方面的警車尚未到達，於是讓我們偷得片刻空閒。

我也因此瞭解到，去年夏天，色須寺僧衆發起保護母語的行動，其方式之一，是在周圍小商店和飯館放一個紙盒，要求僧俗藏人務必說純粹的藏語，或者就說純粹的漢語，不允許兩種語言混雜著一塊兒說，如果誰說混雜的語言，誰就要掏錢放進紙盒，以示罰款。

聽說這個活動影響很大，擴延到其他地區，以至於當局派來工作組沒收了裝錢的紙盒，並威脅說要撤銷寺院的佛學院。赤巴仁波切的父親原本從小為僧，1950年代被強迫還俗，有了家庭和孩子。文革結束後，重又返回寺院，是德高望重的喇嘛。他平素身體健康，但在佛學院面臨厄運之時，突然患病，很快圓寂。迫於無數信衆的抗議，當局不得不取消了計劃，人們都說這是赤巴仁波切的父親以一己之身來遏止惡行的緣故，這是一種無畏佈施，為佈施的最高境界。

正如我在那個有關色須寺的故事中開篇即寫：“有許多事情，是沒有多少人知道的。有許多真相，是沒有多少人清楚的。”且不說2008年發生在多衛康各地的諸多抗暴，2010年色須寺僧侶挺藏語的行為，如果不是來到此地，親耳聽喇嘛講述，我又怎會知道？我還瞭解到，故事中所記錄的，“至於藏曆土鼠年那時候，應是春夏之交，聽說色須寺有位叫作圖登年紮的仁波切被軟禁了，原因是他公開向民眾發表當局很不愛聽的話。”而他，其實就是赤巴仁波切。需要補充的是，當時，他是在當局專門召集高階僧侶的會議上，因直言不諱的批評，險些被懲罰。

2011-9-1，拉薩

(本文為RFA藏語節目)

新龍的貢布朗傑

新龍這個地方，在藏語裏有兩個名字，一個是娘戎，意為林間的河谷；一個是瞻對，與當地一位著名高僧有關，而娘戎的說法在藏人中更為普遍。另外，在漢語裏也有兩個名字，一個是瞻化，起名于中華民國初期，意指瞻對被同化；一個是新龍，更名於1951年，寓意“龍獲新生”，顯而易見，這兩個名字都有著被殖民的意義。

我在康地生活多年，去過康北和康南的許多地方，可就是沒去過娘戎，似乎不順路。我知道那裏既以民風強悍而聞名，更以近乎狂熱的宗教修行而著稱，有一年冬天，我在大昭寺遇見從娘戎磕著等身長頭到拉薩的兩位喇嘛，面對釋迦牟尼佛像點燃被酥油浸透布條的拇指——燃指供佛是久遠的傳說中才有的苦行，象徵著最為徹底的虔誠。

當我們駕車離開甘孜，依傍著河流駛往新龍，可能只用了五六個小時。沿途所見高山雖然蔥綠，但多有林木稀疏之處，甚至被濫砍濫伐的痕迹很明顯，一根根倒下的樹木散落於山坡。尤為怵目驚心的是，因為開闢山路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像一片片難看的瘡疤裸露於地表，後來得知這些山路多為拉礦石之用。漸近縣城時，又見一幢幢藏式民居樣式統一，屋頂皆都塗著鮮紅或碧藍的色彩，看來這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效果。

縣城很小，也就三條街。但旅館住滿，儘是遊客。如今來藏地旅遊的大多是中國人，何況從3月起，如四川藏區，關閉了外國人來旅遊的大門。我們找到當地藏人開的一家旅館住下，之後去轉街。一座橫跨在穿城而過的河上的橋，讓我想起前不久從網上看到的照片：三個年紀輕輕的藏人正是沿著這座小橋，邊走邊撒傳單、喊口号。想必他們已被抓捕，卻不知被判多少刑期。

我還想起娘戎知名的傳奇人物貢布朗傑，乃一百多年前的梟雄，不但搶劫周遭的部落頭人和諸多土司，還跟殺了其父的清廷打仗，甚至跟拉薩的噶廈也打仗。有趣的是，他曾狂言要打到拉薩去，把祖拉康的覺仁波切塑像搶到娘戎來供奉，讓全藏地的信徒從此以後都不必磕著長頭去拉薩，而是改道去他的家鄉朝拜。

貢布朗傑本是出身富裕的頭人、搶佔地盤的強盜，卻被中共說成是“順應民意”、“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

反抗”的農民起義英雄，類似於中國歷史上那些層出不窮的陳勝、吳廣之類。一些宣傳文章寫他如何地“打土豪、分田地”，如何地深得民心、各地響應，就差把他寫成是“領導人民得解放”的共產黨員了。

何以如此呢？這其實是因為在藏人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農民起義，而這實在是不符合中共對傳統西藏這個“最黑暗”的農奴社會的定義。於是乎，讓中共如獲至寶的貢布朗傑便被戴上“農民起義英雄”的桂冠，廣為頌揚。如今在新龍，不但有“布魯曼官寨遺址”，連縣政府的賓館都改名為“布魯曼大酒店”。而“布魯曼”是貢布朗傑的綽號，意思是“獨眼龍”。

2011-10-6，拉薩（本文為RFA藏語節目）

玉樹地震災區災民仍住帳篷

青海省玉樹地震重災區結古鎮在地震一年零五個月後，當地災民仍未能入住房屋，至今所有人在帳篷，估計冬天大部分人仍沒房屋住，將度過第二個寒冬。

結古鎮藏民周五（23日）表示，玉樹氣溫逐漸下降，9月底，早晚氣溫最低達零下一、兩度，不少藏民開始感到冷，入冬時氣溫達零下數十度。這名藏民又指，至今結古鎮上，沒有一戶搬進房屋，鎮上全部藏民仍住在帳篷，以目前重建進度，估計沒有多少戶能入住房屋。目前，當地只有學校及醫院興建完成，沒看見已興建的民房，有部分私人住宅房可能興建進度較快，但大部分藏民對入住房屋不樂觀。

他說：一戶都沒住上，那說不定，有些說是今年根本不讓住，只要是房子蓋了，那個水電不通的，就不讓住。有些說是11月，極少部分可以住，但現在還不清楚，反正我所見到的那種（房屋），交房絕對交不了。該名藏民指，去年冬天最寒冷的兩、三個月，當地藏民會到拉薩或其他藏區轉經、轉山避寒，他們白天趕路，晚上睡在車裏，都比住在玉樹的帳篷好。去年超過七至八成民衆這樣做，當時拿著政府的救助金作路費，今年沒有路費，沒房屋入住的藏民可能沒錢離開。去年，政府會發爐及煤給藏民生火取暖，今年不知道有沒有，不過，嚴冬時候，這個仍不能抵冷，他們要蓋三、四張軍用棉被，都會冷病。

紅衛路藏民貢卡表示，他獲原地安置約八百平方米房屋，有關部門原定8月30日交房，現在沒法說什麼時候，因為他所住的那幢樓有七層，內裏的單位沒有門窗，都未建完。現時當地不少民房在興建，但沒有看見興建完成的。他說：8月30日他們要交房，但還是交不出，什麼時候能進去房子裏面，現在還說不上。因為裏面的裝修，還有門窗都還沒有弄好，但是完全修好的，我沒看見。

就冬天情況，當地藏民普錯則表示，暫時未接到通知，可以入住房屋，他一家人還是住在帳篷，也希望民政部給予他們燃料及救助金，雖然帳篷破舊，應該不會換新的。另外，紅十字會或其他志願團體，已沒有在當地贈送藥物，冬天可能會較多人生病，希望會有藥物的援助。

玉樹一間福利院負責人表示，明年三月，孤兒將可入住新建成的房屋，今年冬天仍要住帳篷，但他們有暖氣，情況還可以。

就冬天是否有災民入住房屋，玉樹州政府一名官員向記者表示，這些情況他不瞭解，或看玉樹州政府網站，去瞭解這方面情況。

RFA2011-09-23

中共當局無權插手達賴喇嘛轉世

胡平

9月23日，達賴喇嘛在流亡駐地達蘭薩拉的一個宗教大會上，就轉世問題發表聲明和講話。

達賴喇嘛以宗教領袖的權威身份，扼要地說明瞭轉世的觀念、轉世制度的來源和轉世靈童的尋訪方法。他強調：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是宗教事務，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權干涉。

不錯，在清代，有幾個皇帝用金瓶掣簽的方式介入了達賴喇嘛的轉世認證；但實際上也只有一兩位達賴喇嘛真正經過金瓶掣簽認證，多數達賴喇嘛，包括現在這位達賴喇嘛，即十四世達賴喇嘛，都是沒有經過金瓶掣簽程式就得到確定的。退一步講，清朝皇帝那麼做，好歹還有點道理，因為這些皇帝都信奉佛教，並且尊奉達賴喇嘛為上師。中共一不信仰佛教，二不尊奉達賴喇嘛為上師，憑什麼也要來干涉達賴喇嘛的轉世呢？

達賴喇嘛語帶幽默地說：“現在的中共是批評宗教的無神論者，尤其將佛教視為愚昧、落後的表現，而且總是不遺餘力的指責我是魔鬼，如果他們說不允許魔鬼轉世，倒還說得過去，但現在是中共吵著要自己找魔鬼的轉世。我總是說，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必須先成為宗教信徒，承認輪回，然後先把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轉世找出來，那樣再來插手我的轉世，就比較合理了。總之，這是我轉世，當然除了我之外，誰都沒有理由來插手。”“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權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因政治需要，選出所謂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時候，誰也不需認可和信仰其孩童。”

9月26日，中共當局對達賴喇嘛的聲明和講話作出回應。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達賴喇嘛的稱號是中央政府冊封的，否則就不具備合法性，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是經當時民國政府批准認定的。達賴喇嘛轉世有一套完整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從來沒有上一世達賴認定下一世達賴的作法。”

中共的說法不值一駁。是的，在清代，滿清皇帝確實插手過達賴喇嘛的轉世。且不說藏人對此多有不滿；更重要的是，滿清皇帝這麼做是基於他們與西藏的特殊關係，即施主與上師的關係。一旦這種供施關係不存在，政府就沒有理由再插手了。

其次，所謂“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經民國政府批准認定”一說不是事實，是謊言。1989年7月31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員長的阿沛·阿旺晉美在第五屆西藏自治區人大第二次會議上講話明確指出：實際上，並沒有吳忠信主持第十四世達賴

喇嘛登基典禮的事。

再有，達賴喇嘛轉世的制度已有600多年的歷史，期間不是沒有改變，今後仍然可以改變。而決定變不變和如何變的權力當然在達賴喇嘛本人，在藏傳佛教的機構和信眾，與中國政府無關。

這裏，我們不妨看看西方羅馬教皇的繼承問題，或許對我們理解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有幫助。

我們知道，在11世紀前，羅馬教皇是經世俗君主或義大利貴族遴選或認可的。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後於1059年決定教皇由樞機主教選舉產生，但須得到法蘭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繼位者的認可。直到1179年第三次格拉特會議和1274年第二次里昂會議兩次確認後，又正式規定教皇可以單獨地由樞機主教選舉產生，不過仍須承認法、西、奧三國君主對教皇候選人具有否決權。20世紀初，教皇庇護十世廢除了這種世俗君主的否決權。1914年，本篤十五世就成為沒有世俗權力介入而單由樞機主教選為教皇的第一人。

從羅馬教皇繼承制度的演變可以看出，早先，世俗權力對教皇的繼承有很大的發言權，以後隨著歷史的發展，世俗權力對教皇繼承問題的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後歸零。

早先，世俗君主之所以對教皇的繼承有發言權，是因為當時實行政教合一，君主們都信仰基督教，尊奉教皇為精神領袖。在那時，教權與王權之間關係密切，幹預也是相互的。一方面，新教皇的產生要經過世俗君主的參與和認定，另一方面，世俗君主登基，要由教皇加冕，以體現君權神授。

以後政教逐漸分離，教皇繼承制度也多有改變。教皇繼承制度的改變是由教皇決定的，是由教會決定的，不是世俗君主決定的。

現在的歐洲，政教已經徹底分離，教皇由宗教機構單獨產生，無須世俗君主的任何介入；世俗君主登基也不再需要教皇加冕。

這就叫政教分離。所謂政教分離，意思就是，國家機器對宗教機構沒有權威，不予干涉；反過來，宗教機構對國家機器也沒有權威，不予干涉。

由此可見，達賴喇嘛關於轉世問題的聲明和講話，不論是從藏傳佛教本身的傳統，還是根據政教分離的原則，都是十分合理的，完全正確的。簡而言之：達賴喇嘛轉世，是人家達賴喇嘛的事，是人家藏傳佛教的事，和中共這個無神論政權根本無關。

（文章只代表 RFA 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北京不留餘地，中藏漸行漸遠

陳破空

今年9月24日，西藏最高宗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發表聲明，表示，將重新審視有關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以決定是否延續之。聲明結尾處，尊者鄭重告誡：“任何政治權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因政治需要，選出所謂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時候，誰也不需認可”。

這是繼達賴喇嘛退出政治事務之後，又一個重要姿態，有關他的繼承人問題。也可解讀為年事漸高的尊者對身後事的初步宣示。這一宣示，發生在中南海加緊佈局、圖謀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徹底控制西藏、進一步滅絕西藏文化的大背景下。

在班禪喇嘛（西藏次高宗教領袖）的轉世和繼承上，中藏雙方已經各行其是。依藏傳定制，達賴喇嘛認定了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即十一世班禪喇嘛；但中共方面，卻擅自指定另一名男童，也妄稱“十一世班禪喇嘛”，世稱假“班禪”。

中南海憑藉其手中的世俗權力，悍然軟禁了由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但，這種軟禁，卻反而證明，中南海實際承認這才是真正的十一世班禪喇嘛。如果中南海並不認為他是真的轉世靈童，而只是一個普通男孩，何不任由他去？像一個普通男孩那樣，任由他混迹於普通人群？

中南海心下清楚，軟禁，並不能抹煞這位十一世班禪喇嘛的真實性，正如從前，中共曾將十世班禪喇嘛投入監獄長達10年、卻絲毫沒有改變十世班禪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一樣。

由中南海自己冊封的“十一世班禪喇嘛”，從冊封之日、即5歲起，就受到中共當局隔離式監管，直到今年八月，21歲時，才由中南海安排，前往藏區安多（今甘肅南部）夏河縣“訪問”。該“班禪”所到之處，中共軍警戒備森嚴，甚至將外國人驅離當地。當地民衆並不歡迎這位假“班禪”，連藏族公務員都紛紛藉故請假，避之猶恐不及。為了讓該“班禪”進入拉薩楞寺“修行”，當局強令當地僧人陪同。

中南海視所有藏人為該“班禪”的危險，等於承

認該“班禪”與藏人的對立；中南海公開對待該“班禪”如傀儡，又等於承認，該“班禪”確系假“班禪”。實際上，中共處處暗示：該“班禪”並不代表藏人，而只是中南海把玩於手的政治工具。

達賴喇嘛發表有關轉世的聲明之後，中共發言人回應稱：“達賴喇嘛的稱號是中央政府冊封的，否則就不具備合法性，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是經當時民國政府批准認定的。達賴喇嘛轉世有一套完整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從來沒有上一世達賴認定下一世達賴的做法。”

中共的這番回應，包含一系列謊言。史實：“達賴喇嘛”這一尊號，來自于蒙古汗王（俺答汗）對西藏格魯派大師（索南嘉措，西藏最大教派首領）的贈予，那是1578年。彼時，蒙古、西藏、中國，各為獨立國家，中國正處於明朝萬曆年間，與蒙古毫無關係。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於1939年，由西藏攝政王和西藏國民大會確認。1940年初，在西藏攝政王的主持下，十四世達賴喇嘛舉行坐床大典。不請自到的中華民國代表吳忠信，如同西藏周邊其他國家（印度、尼泊爾、不丹等）的代表一樣，頂多算得上被藏方禮節性安排出席大典而已。所謂“民國政府批准認定”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說法，毫無歷史根據。

至於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承認，就如今天各國對任何一國政府的承認一樣，那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如今年，各國對利比亞過渡委員會的先後承認），絕非一國政府對另一國政府的“冊封”、“批准”、“認定”。國與國之間，即使互贈尊號，那也只屬於友好往來，而無關主權。所有這些，都是再簡單不過的外交常識。

中共發言人承認“達賴喇嘛轉世有一套完整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隨即卻又說：“任何活佛的轉世，包括達賴喇嘛的轉世，都應當遵循宗教儀軌、歷史定制和國家法律、法規去辦。”趁機塞進私貨——中共所謂“法律法規”，構成自相矛盾。

至於該發言人所說“從來沒有上一世達賴認定下一世達賴的做法”，則完全是自說自話，因為，縱觀

達賴喇嘛的聲明，尊者既沒有說這句話，也沒有這個意思，而是從“前後世”的佛理出發，完整闡述了西藏“轉世認證制度”的由來和史籍。說到未來如需延續轉世制度，尊者的原話是：“將由達賴喇嘛噶丹頗章基金會的董事會負責，由他們請示藏傳佛教各宗派領袖，以及與歷代達賴喇嘛如影隨形般的護法衆等，按照歷史傳統尋訪、認證。”達賴喇嘛本人則“會留下相關的明確指導文字”。

中共不稱“達賴喇嘛”，而稱“達賴”，以示對尊者的不敬和侮辱，卻不明白，由蒙古汗王所贈的“達賴喇嘛”尊號，在蒙古語裏，“達賴”是“大海”之意；“達賴喇嘛”，意為“大海般的尊者”。

至於中共所使用的“中央政府”一詞，相信連他們自己，都不知所云。先後滅亡中國的蒙古和滿清朝廷，倒成了中共眼中的“中央政府”，豈不是自貼漢奸標簽？被中共暴力推翻的中華民國政府，又被中南海奉為“

中央政府”，豈不是自燭耳光？如此，何不承認“一中”就是中華民國？大陸只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那麼，剔除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統一，豈非一夕達成？這裏，中南海再次露出尾巴：中共暴力集團，才是製造兩岸分裂的罪魁禍首。

關於西藏和中藏關係，中南海究竟是不懂歷史？還是假裝不懂歷史？外界認為，他們多半是假裝不懂；但筆者判斷，除了假裝的部分，他們多半是當真不懂。當今中共領導人，不僅歷史知識淺薄，而且，受惑於上兩代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的詭辯邏輯和強詞奪理。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不僅普通民眾被洗腦，中共黨員幹部也被洗腦，可以斷言，當今中共領導人，包括胡錦濤在內，無一人真正精通歷史上的中藏關係，更無一人精通西藏歷史。這是胡錦濤等人思維邏輯混亂的原因之一，也是胡錦濤等人無法、也無能妥善處理中藏關係的原因之一。無知者無畏，斯言信也！奉行“

無神論”的中共腐敗集團，竟急於自選自定達賴喇嘛的轉世，早已淪為國際笑柄。

武力奪取西藏的毛澤東，還曾承認“西藏是外國”；鄧小平曾當面對達賴喇嘛的二哥表示：“除了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而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什麼都不能談，一步都不能走，不論往前還是朝

後。足見其保守、陳腐與虛弱之至！

達賴喇嘛一方，從回歸獨立，到放棄獨立；從提出“中間道路”，到爭取“一國兩制”；近年更提出，實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謙謙君子，一讓再讓；拳拳誠意，昭比日月。而中南海一方，鐵石心腸，無動於衷，僅固守兩個“法寶”：一是謾罵，竭盡對達賴喇嘛的人身攻擊；二是恣意妄為，強行在藏區推行漢化、赤化和世俗化，外加藏漢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

中南海趕盡殺絕和不留餘地的手段，使中藏兩方漸行漸遠。中共雖能以武力強行把持西藏，但在精神層面，藏人與中共分歧的鴻溝，日益擴大；對立情緒，日益增長。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移交民選領導人，繼而就轉世問題發表鄭重聲明，反映尊者對嚴峻局勢的清醒認識。

但達賴喇嘛依然留有餘地。這只是一個方向性的聲明，為最後決定的作出，預留了十來年時間。仁至義盡的尊者，大概期望，在這十來年間，如果中藏關係有所緩解、中藏談判有所突破，或者，中國政局有所改觀，有關達賴喇嘛繼承人問題，仍有可能獲得中藏和平雙贏的解決方案。

然而，希望渺茫。因為，中南海裏，極左派占上風，尾大不掉，未來若干年，其勢難消，必從中作梗，百般阻擾中藏和解。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1年9月27日）

西藏女作家唯色獲 克勞斯親王獎

2011年度荷蘭“克勞斯親王獎”的11名獲得者包括西藏知名女作家唯色。唯色被該獎項評價為一位元通過自己作品給當今西藏的複雜性提供獨特視角的勇敢西藏作家。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網站本周公佈了唯色獲得2011年該獎項的消息。

唯色9月6日(星期二)晚間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她對美國之音說：“能獲得這個克勞斯親王獎我剛到很榮幸，同時我覺得它對我有一份特殊的意義。因為在西藏可能當地的藏人還沒有人獲得過這個獎，所以我得到這個獎感到很自豪。”

法國藏學者：阿壩格爾登寺的僧人絕望已極

作者 瑞迪

今年3月，四川阿壩藏區的格爾登寺藏人自焚抗議事件曾引發當地僧人集體抗議，並招來大批軍隊封鎖寺院，兩名僧人隨後被指控與自焚事件有關而被判以重刑。但強硬的鎮壓政策顯然並沒有能阻擋藏族僧人自焚抗議事件再度發生。繼9月底兩名格爾登寺青年僧人自焚之後，十月份已連續發生兩起自焚事件。怎麼理解開始頻繁的藏人僧侶自焚事件？阿壩藏區的藏人抗議活動是否開始選擇更為極端的方式？

剛剛從藏區調研歸來的巴黎索邦大學高等社科院西藏研究所藏學學者卡提亞-畢菲特裏耶女士 (Katia Buffetrille，以下簡稱K.B.)，向我們介紹了她在當地觀察到情況。

鎮壓手段只能激化緊張關係

法廣：近期發生的僧侶自焚事件大部分都與四川阿壩地區的格爾登寺有關。這是否只是一種偶然呢？

K.B.的確，自九月以來，當地有5人試圖自焚。他們或者是格爾登寺的年輕僧人，或者曾經是那裏的僧人。9月份有兩人，另外三人是在10月。但是，此前，甘孜的一所寺院也發生過一位元僧人自焚事件。

第一起自焚事件是在今年三月，當時有消息說，自焚身亡的僧人此前曾遭警方毆打。於是，自焚事件之後發生了抗議遊行。軍隊被調來增援，將寺院包圍得水泄不通。

今年我走訪安多調研時，一位去阿壩參觀的遊客告訴我，在靠近格爾登寺時，他看到有持槍士兵把守在防衛沙袋後。我聽說到的消息是有大約三萬到四萬軍隊把守在那裏。幾名格爾登寺的僧人也向我講述了寺院的情況。他們很害怕，因為向外界透露消息可以被判處十年徒刑。他們說，自3月份以來，很多僧人被逐出寺院。格爾登寺原來有大約兩千八百名僧人。其中七、八百名未滿18歲的僧人被要求回家，因為中國法律規定出家者須滿18歲。另外有大約一千僧人不是當地人，也被要求離開寺院；多名僧人被判三年徒刑，還有數百人失蹤。他們還告訴我，當局曾許諾給回家的僧人400元人民幣，但同時告訴他們：拒絕接受就要坐牢。所以，大部分僧人都接受了條件，但有四、五十人沒有接受。這些人有些被軟禁，有些返回了格爾登寺。

僧人們要求政府給他們以言論和信仰自由。但政府回復說，僧人們根本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給西藏帶來的經濟發展以及給藏人帶來的福祉。政府甚至提議帶一些僧人去參觀城市發展的成果。

我遇到的這幾名僧人還告訴我，僧人們都被關在寺院裏。要出行必須有通行證。但只有兩個辦公處可以發放通行證，也只有來自當地的僧人可以獲得通行證。他們還告訴我，軍隊行為非常粗暴。有些士兵會進入寺院，搶拿僧人們的財物。僧人們向負責人抱怨時，被要求給出當事人姓名—僧人們當然不知道。所以，沒有人因為這些行為受到處罰。

另外，由於封鎖，寺院內食品嚴重不足。

至於為什麼自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格爾登寺，要知道，格爾登寺一直是一個堅決維護藏傳佛教和藏人文化認同的寺院。2008年，這裏曾發生示威活動，也有藏人在示威被鎮壓時死亡。

法廣：怎麼解釋這些自焚事件呢？藏人一向被看作是一個平和的民族。自焚事件增多是否顯示藏人開始選擇比較極端的抗議方式呢？

K.B. 總之，在格爾登寺，僧人們已經深深地絕望了。因為，那裏的形勢在不斷惡化。當局唯一的應對辦法就是鎮壓。今年三月的自焚事件後，自焚者的叔叔被重判11年徒刑，理由是他藏匿自焚受傷者，延誤了救治，換句話說就是見死不救。但這些鎮壓手段只能激化緊張關係。我的確聽到，當地有傳單散佈說，倘若形勢沒有好轉，還有很多其他僧人準備犧牲生命。

確實，從傳統上講，藏人沒有自焚的習慣；而且，佛教也不主張犧牲自己的生命。只有認為一切對生者有益的行動都是積極的菩薩理想境界除外。1998年一名流亡藏人當衆自焚時，達賴喇嘛曾明確表示他反對這樣的行為。但是，顯然有些藏人並沒有聽從他的意見。我在藏區聽到和看到的都顯示格爾登寺僧人絕望已極。

藏人問題可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法廣：那麼，當地藏人怎麼看這些自焚事件呢？

K.B.我沒有去阿壩。所以，也沒有與阿壩當地的人交談。但我遇到的其他藏人都很受震動，非常悲傷。我沒有聽到有人說自焚者的不是。只聽到他們面對一個人絕望如此感到的同情與悲傷。有些自焚者並沒有死，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情況如何。

我不知道是因為阿拉伯之春也對藏人有所影響，還是因為目前北京政府與達賴喇嘛圍繞達賴喇嘛轉世問題的爭議，總之，藏人問題，至少對於阿壩地區的僧人來說，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外交部發言喪盡天良

胡平

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10月7日，在四川阿壩縣城，又有兩名藏族青年自焚身亡。這兩名藏人曾是阿壩格爾登寺的僧人。自今年3月以來，在藏區已經發生七起藏人自焚事件。這無疑是抗議性自殺。自焚者以最慘烈的方式向暴政表示最強烈的抗議。凡略有人性者無不為之深感悲痛並義憤填膺。

令人震驚的是，中共當局竟然倒打一耙。在10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居然說，這幾起自焚事件，是在海外的達賴喇嘛支持者煽動而導致的行為，是達賴喇嘛支持者試圖以暴力推翻中國在西藏統治計劃的一部分。外交部發言人還說，這些達賴喇嘛的追隨者不僅不譴責暴力，還大肆宣揚這些行為，以激發更多的類似行為。自焚行為不符合人類的文化和道德，已不符合佛教的教義。

中共當局的說辭純屬顛倒黑白，不值一駁。對於抗議性自殺，《非暴力行動百科全書》(An Encyclopedia of Non-violent Acti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7)有過明確的解說。

所謂抗議性自殺，就是“以自殺方式表達對一種不堪忍受的環境或壓迫性政權的全面抗議或徹底的不合作。這種自殺須是有意識地當衆公開進行，清楚明確地表達抗議，把自殺當作直接行動。有人質疑這種方式是否屬於非暴力行為。然而，自殺是對自己施加暴力，而不是針對別人。在這裏，一個人自殺是為了喚起人們的關切，從而改變公眾輿論，或者是改變對手的感情。由於人們對死者表示哀悼和景仰，這種死亡常常能激發起一種抵抗運動。自殺抗議最著名的做法是自焚，也就是在公共場所把自己置於烈火之上。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和越南，反戰者有採取自焚方式表示抗爭的。在1969年1月，一位捷克大學生帕拉赫(Jan Palach)為抗議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自焚。”

和很多宗教一樣，佛教也是反對自殺的。然而，正像著名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米爾頓·英格(Milton Yinger)所指出的那樣，有些信徒之所以選擇以自殺的方式表示抗議，那並不是出於宗教領袖的號召或教義的要求，而是他們自己，“為了激發公眾，遠不限於做教會所要求他們當作虔誠的標誌去做的那些，他們把自己整個都奉獻出來了”。這就是說，自殺性抗議是自發行為，是超出宗教領袖、教會或教義要求的行為。例如在羅馬帝國時期，就有很多基督徒以自殺的方式殉道。

早在1998年，流亡藏人組織在印度新德里發起絕食抗議活動，有一位名叫土登額珠的流亡藏人於現場自焚身亡。達賴喇嘛在事後對記者講話時表示，他不贊成自焚行為，但這又都是被迫的和無奈的，如長久以往地發展下去，很可能會使這些行為升級，他為此感到憂慮。

顯然，土登額珠的自焚和今年發生的幾起自焚，都不是達賴喇嘛的號召或流亡組織的策劃，也不是他們教義或政綱的要求。同樣地，捷克學生帕拉赫的自焚，南越和尚的自焚，也都是自發行為。我們知道，在八九民運中絕食高潮期間，也曾有學生表示要自焚(後經勸阻未實行)。由此可見，在非暴力抗爭中，隨著抗爭者方面激情高漲，往往會產生自發性的自焚行動。

在很多國家的歷史上，都發生過專制政權對不同政見者不同信仰者橫施迫害的暴虐行為。然而，當受迫害者寧死不屈，以死殉道，那多多少少總是會激起鎮壓者內部的某種震撼和反思。許多鎮壓暴行就是在殉道者的屍體前停下腳步的，至少也會有所軟化。唯有中共當局，面對自殺者的屍體，非但不反省不內疚，反倒惱羞成怒，變本加厲，給自殺者一方扣上更重的罪名。

在毛時代，那些被迫自殺的人，無不被扣上“畏罪自殺”，“自絕于黨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的帽子罪加一等。例如在1966年3月，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因為無法接受“反黨”的指控，跳樓自殺，沒死成，黨中央不但不反省，反而把自殺一事作根據，用來證明自己先前的指控是對的，還進而上綱上線，然後整得更凶。那時，很多民衆也是鬼迷心竅，有的人本來對受迫害者還有幾分同情，一旦看到你自殺了，反而倒把原有的幾分同情統統拋棄，反而倒認定是你錯了，你自殺居然就成了你有罪的證明。有張照片，摔斷腿的羅瑞卿被裝進一個大籠筐裏，兩個紅衛兵擡著去批鬥會現場。

正像《非暴力行動百科全書》所說，本來，抗議性自殺的目的是“改變公眾輿論或改變對手的情感”---那當然是說把公眾輿論或對手的情感轉變到對抗議者一方的同情和支持；可是，中共當局居然膽大包天，它居然妄想利用別人的抗議性自殺這件事，把“公眾輿論”轉變到支援迫害和反對受迫害者這一方向，並且強迫其政權內部原來同情受迫害者的那些人轉變到支援迫害的立場上來。天下還有比這更大膽、更無恥、更荒謬的嗎？外交部的發言實在是喪盡天良。

朱瑞：西藏危在旦夕

儘管對新上任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沒有太高的期望，可也沒有想到，這麼快，就要為西藏製造災難了。以下是我昨天（9月14日）早晨在推特上發現的消息：

@DanHongTang RT @uponsnow 《星期天衛報》的評論文章指出，新任西藏書記陳全國是經濟學家，他計劃將西藏徹底改造為工業省，以都市化取代農牧業，攫取銅礦、金礦、銀礦、電力和水利資源，並進一步削弱西藏人的宗教、文化和民族身份。

從唯色的博客上得知卡瓦格博神山正在被開採；塔爾寺附近的神山被挖，水源被污染，人們鉛中毒；阿裏一帶神山岡仁波欽被開發；松贊干布家鄉的神山被掏空等等。如今，西藏，正在承受著不可再生資源的過度開發帶來的惡果：水土流失、森林、植被破壞，水源被污染，泥石流不斷，甚至這幾年旱災頻繁，農作物銳減，另外，地球構造的被破壞，導致地殼不穩定，地震接二連三，而承受著地震重擊的災民，還要接著承受殖民者的各種間接和直接的摧殘，西藏傳統文化、宗教、民族特徵，再一次被有目的、有計劃地削弱。玉樹就是一個最為鮮明的例子。

西藏社會充滿了官民之間、貧富之間、原著民和移民之間，尤其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且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陳全國，真的是一個經濟學家，就應該首先從發展迴圈經濟，節制過度開發不可再生資源開始。

所謂不可再生，其實，還是可以再生的，因為所有物質都是迴圈的，但是，相對於人類的生命周期來說，太長了。比如，開採了岩石和礦物以後，這個迴圈再生的周期，可能要幾萬年、幾十萬年、甚至幾百萬年，而在西藏，由於環境氣候等諸多原因，再生長期，相對來說，更長，長得多。所以，自然資源也格外脆弱，更要合理配置。

西藏自然資源的枯竭，又直接影響到亞洲的一些大江大河的生命，乃至整個亞洲的氣候，無疑，也是給人類製造災難。那麼，這個新上任的陳全國，如果繼續違背經濟學規律，踐踏人類學，貪婪地開採和破壞

西藏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話，必將成為西藏的罪人、人類的罪人。

前天，我和朋友去湖邊散步，看著清清的湖水，四周茂密的森林，聞著陣陣飄過的樹脂的清香，那種享受，真是無以言說。朋友說，不遠處的山洞裏，還有古老的印第安人留下的岩畫，都非常完好地保存著。我感慨，不知當年我在西藏的山岩中，看到的那些色彩斑斕的岩畫，是否，在這個過度消費自然資源的惡行中，還存在？1997年我在西藏旅行時，還是一片美景，如這般，可是，也就短短的幾年，已滿目瘡痍。幾天前，在唯色博客上，看到美輪美奐的梅裏雪山，如今充滿了爆破的聲音，粉塵滿天，礦渣污染江河，誰能認出，那正是當年美國人羅伯特·彼·埃克瓦爾在《西藏的地平線》中，描繪的人間仙境香巴拉？

完稿於2011年9月15日 加拿大

“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 譴責中國當局囚禁西藏作家

rfa

2011-10-31

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新聞工作者委員會”10月31日發佈新聞稿，譴責中國當局非法囚禁兩名西藏作家。新聞稿表示，現年39歲的藏文雜誌《時代的我》編輯及西藏文化研討會主辦者久烈達瓦(Jolep Dawa)，近日遭四川阿壩法院以沒有公開的罪名判處3年徒刑。

久烈達瓦於去年10月1日在四川成都被拘留，目前已被羈押超過一年。另一名是筆名火焰的藏族知名作家曲巴路噶(Choepa Luga1)，他於今年10月9日，在藏東雅孜縣被捕，當局同樣沒有公佈逮捕原因。新聞稿譴責中國當局的非法囚禁行爲，並呼籲關注包括新疆維吾爾族作家在內所受到的壓迫狀況。

“中間道路”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費良勇

西藏問題越來越國際化。西藏問題涉及到人權、主權、獨立、自治、領土、民族、宗教、文化、環保、歷史和現實等諸多方面。站在不同的角度，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中共認為：“西藏問題的實質是分裂和反分裂的主權問題。西藏問題不是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人權問題，而是損害中國主權、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問題。”一些藏族人士認為：“西藏從來是一個獨立國家。西藏問題的實質是藏族受到殖民統治。藏族需要獨立建國。”中國和海外的絕大部分華人認為：“西藏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西藏不應該從中國分裂出去。”國際社會普遍關注西藏的人權和民族權。有一些國際勢力支援藏獨。中國的民運人士普遍關注西藏的人權，但絕大部分不支援藏獨，只有極少數人士支援藏獨，其藏獨調子甚至比藏族人士還要高。最近幾年來，達賴喇嘛尊者提出“中間道路”的構想。中間路線強調，不追求西藏獨立，只要求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實現藏人的高度自治。

我認為，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是一條正確的路線。首先，中間道路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根據大量媒體報道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說明，在達蘭拉薩和海外藏人中，主張獨立的藏人是少數，大多數藏人是支援中間道路的。另一方面，中國民運人士大多數都支援中間道路。經過不斷的說明和解釋，海內外漢族民衆支援中間道路者必然越來越多。所以中間道路既得到藏人的支援，也得到漢人的支援。其次，中間道路容易獲得廣泛的國際支援，具有很強的務實性。如果改成藏獨路線，藏人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會大大萎縮。例如，西方國家首腦同達賴喇嘛會晤者，中共政府總會抗議，指責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西方政治家不僅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說，達賴喇嘛不是分裂分子，只是主張自治，這並不損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且還敢於呼籲中共政府同達賴喇嘛對話以和平

解決西藏問題。如果改成主張獨立路線了，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首腦就不方便會見達賴喇嘛尊者了。第三，中間道路有利於增進漢藏兩大民族的交往和理解，消除誤會與隔閡，避免因分裂獨立引發戰爭，並有利於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歷史上的分裂獨立大都伴隨著流血戰爭。中國形成多民族的國家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國人普遍有很強的大一統觀念。一百多年來，中國落後挨打，受盡列強欺凌，被迫割地賠款。中共善於利用民族主義來鞏固其專制統治。以至於很多人認為，如果沒有中共的領導，中國就會四分五裂，天下大亂。即使對中共腐敗專制極為不滿的人，也不希望因為民主化而導致中國分裂。蘇聯的解體，不僅對中共專制集團，而且對許多中國民衆而言，都是負面效應。所以，分裂獨立會阻礙中國的民主化，而中間道路有利於推進中國的民主化。第四，中間道路符合人類的發展趨勢和國際潮流。目前，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是民主化、一體化和聯盟化。一個國家，無論大小，實施民主就能保障人權，推行專制就會侵犯人權。人權高於主權，當然也高於民族權。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地球日益成為“地球村”，經濟發展越來越朝著全球一體化的方向邁進。為了促進綜合發展，許多國家超越主權、超越民族建立起更大的聯合體。例如歐盟越來越朝著統一大國的方向發展。一個專制大國實現了民主化，全體人民都有了人權和自由。如果這個大國分裂了，其裂變國有的走向民主，有的可能更加專制。有人說：“分裂獨立以後，還可以再聯合起來。”既然將來還可能合起來，為什麼現在一定要冒著戰爭危險先分裂獨立呢？統一不一定保持專制，分裂不一定實現民主。專制國家在社會變型過程中，各民族攜手推進民主化，比統獨之爭的代價無疑要小得多。

中共對中間道路作了大量負面宣傳。中共認為，中間

道路的核心內容是“大西藏”和“高度自治”。大西藏是領土要求，高度自治是政治要求。中間道路的實質是要改變西藏屬於中國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國政府對西藏擁有的主權。

爲了妥善地解決西藏問題，我提出三點建議：

堅持中間道路。中間道路的具體主張，不僅要講給中共政府聽，更應講給中國民衆聽。要特別強調高度自治不是變相獨立或者半獨立，不是分裂中國，而是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的民族自治或區域自治，這並不影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目前的藏區稱爲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和自治鄉，形式上是自治的，實際上中央集權的。中間道路，說到底，是要將現在的假自治變爲真自治。這對於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對於地方和中央，對於全中國人民，都有好處。歷史證明，高度的中央集權，對於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沒有好處。中央和地方特別是民族自治區域，有明確的許可權劃分，這有利於長治久安。

行政小西藏，宗教文化大西藏。關於大西藏的行政區域劃分，我理解某些藏族人士的心情，但現實上，這根本行不通。這很容易引起廣大中國民衆的誤會和抵觸。行政區域以現有的西藏自治區爲界，而在宗教文化方面，全藏區、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藏傳佛教、藏族文化和藏文教育等，都可由拉薩掌管。梵蒂岡的領土只有0.44平方公里，掌管了全球天主教的教務。西藏自治區的面積高達122萬平方公里，是德國面積的三倍多。這樣的變通方法，對於保障藏族人民的權益，有利無害。

承認17條協定，並以此爲談判基礎。17條協定當然有不盡人意的地方。有些藏族人士一方面認爲17條協定是城下之盟，是不平等條約，不承認它，但同時又譴責中共政府違背了17條協定，這顯得自相矛盾。談判畢竟要以實力爲後盾。憑藏人現有的實力，畢竟難以獲得比17條協定更多的權益。如果承認17條協定，雙方就有了談判的堅實基礎，有利於爭取民心和輿論，有利於解決西藏問題。

（2011年8月23日在威斯巴登（Wiesbaden）達賴喇嘛尊者與歐洲華人座談會上的發言稿）

2011年8月20日寫於紐倫堡

西藏議會專門研究小組 已完成《修章草擬報告》

【西藏之聲9月7日報導】由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白瑪炯乃、巴瓦·格桑堅參、土丹龍日、嘎瑪益西和莫朗塔青組成的議會專門研究小組已完成各部門的《修章草擬報告》，並呈交給議會秘書處；此外，西藏人民議會發佈訃告，對西藏寧瑪派法王楚西仁波切圓寂表達沈痛悼念。

西藏人民議會專門研究小組組長白瑪炯乃今天（7日）向本台介紹說，按照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決議案內容，專門研究小組就修改的《流亡藏人憲章》之後續，如行政、財政和選舉等相關規章制度進行調整和修改，並于本周一（5日）向議會秘書處呈交了相關研究和《修章草擬報告》。

白瑪炯乃表示，西藏人民議會專門研究小組從今年6月6日開始著手調整和修改工作，並收到內閣辦公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內政部、經濟部以及衛生部等遞交的《流亡藏人憲章》修改後續的相關規章制度意見後，小組對《修章草擬報告》用詞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與討論，諮詢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並對報告內容進行了五次校對，使報告在用詞、拼法以及內容格式等方面，儘量做到無誤的程度。在這份長達433頁的《修章草擬報告》中，還包括未得到批准的8項條款和另需深入討論的8項條款。

世界各地藏人絕食聲援自焚者

美國之音10月19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10月19日參加了長達一天的絕食和祈禱活動，聲援阿壩自焚的藏人。藏人除在達蘭薩拉舉行祈禱，聲援阿壩自焚者外，在臺灣也舉行了類似活動。新德里的藏人還在祈禱後舉行了抗議活動。其他地區的藏人及其支持者在推特網上發佈消息，承諾將在這一天絕食。這9名自焚者年齡都在20歲左右，至少有5人因燒傷死亡，另外4人的情況不明。

僧侶、尼姑、在校學生，當地藏人和支持者，以及由現任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森格率領的西藏中央政府成員參加了90分鐘的祈禱儀式。

洛桑森格敦促中國政府停止對西藏宗教的嚴厲控制，並呼籲聯合國向喜馬拉雅地區派遣調查小組。

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 訪加粉飾西藏現狀

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正在加拿大訪問，代表團表示，希望向外界直接全面的介紹西藏的真實情況。而有評論認為，藏區接連不斷有僧人尼姑以自焚抗議，正說明當地局勢非常惡劣。

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藏學出版社總編輯畢華率領的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一行6人訪問多倫多，並在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陳立鋼、副總領事張美芳陪同下，在領事館內召開座談會，邀請多倫多僑社和一些媒體代表出席。

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四川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班禪喇嘛畫師尼瑪澤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旦增倫珠，西藏堆龍德慶縣羊達鄉通嘎村村委會黨支部書記阿努，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官員朱宏立等。代表團介紹說，訪問成員當中既有研究西藏歷史、宗教及社會發展現狀的學者，也有文化大師和熟悉普通藏民生活的基層幹部，代表性十分廣泛。

時事評論員劉軒認爲，西藏地區正不斷發生僧人尼姑自焚的慘劇，已經說明了西藏地區的真實狀況：“中國政府企圖用這樣的訪問來改變它在西藏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今年以來已經發生十起西藏的宗教人員，包括喇嘛和尼姑自焚的慘烈事件。這樣慘烈的事件在當今世界是很罕見的。其實西藏的這種情況，已經引起所有外部世界關注西藏局勢人士的注意。而且都對西藏的現狀表示憂慮。中共派出這個西藏文化代表團，其實是爲了對西藏的情況進行粉飾。那麼中共不改變西藏的政策，這種慘劇還會繼續發生。”

其中，村幹部阿努介紹說，他居住的村莊位於拉薩近郊，全村有928人，以農業爲主。學童由小學至高中就學期間，學費及食宿全都免費。村內還實行醫療保險和統籌，56歲以上老人有養老保險。他並說，村內實行民主選舉，他本人就是通過民主選舉擔任了副村長，後當選爲村長。他還指，村內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信教的民衆與不信教的民衆都一視同仁。

時事評論員劉軒對代表團介紹在西藏鄉村已經實現了民主和基本社會保障的說法感到困惑，他質疑，爲

什麼在中國全國都沒有實現民主和基本保障，而在西藏的小鄉村卻可以做到。他表示，事實上，中共的政治說辭早已經喪失了基本的可信度：“如果不是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受到極大的迫害的話，如果不是基於維護西藏的宗教傳統的話，他們絕不會用這麼決絕的手段來進行自焚。所以，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看到這樣的事件都非常悲憤。所以我覺得，儘管中國西藏代表團向外界宣示，什麼西藏實現了民主呀，西藏的宗教得到了保護呀，沒有人會相信這種說辭的。因爲，真實的西藏現實應該讓人通過民間能夠瞭解，來向外界披露。中共這些年的宣傳其實已經喪失了基本的誠信。所以，我們希望中共政府還是切實地改善西藏的現狀，這樣才能給西藏人民創造一個比較和諧祥和的生活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達賴喇嘛是否能夠回到西藏的問題，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團長畢華在座談會上接受提問時表示，她參與過多次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特使的談判，達賴喇嘛是否能夠回到西藏，受到很多複雜因素的影響。但她認爲，應該允許現年76歲的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我覺得達賴喇嘛他作爲一個老人，他今年已經76歲了，那麼他願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到西藏去，這是一個非常可以理解的心情。”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錫紅從加拿大發來的報道。

美國再次呼籲中國尊重藏人的權益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于10月11日對媒體說，美國政府對最近藏人僧侶自焚事件以及這種趨勢所代表的藏人明顯的憤怒和沮喪情緒表示關注，並再次呼籲中國尊重藏人權益並解決最近造成緊張局勢的西藏政策問題。紐蘭說，華盛頓已一再敦促中國尊重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特性，以及所有中國公民和平表達希望享有國際認可的自由意願的權利。

藏人行政中央噶廈新 噶倫宣誓就職

西藏之頁9月16日報導，藏人行政中央新噶倫宣誓就職，藏人行政中央第十四屆噶廈（內閣）正式組建完成。9月16日上午，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先生提名的六位新噶倫後，今天下午，五位新噶倫在西藏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阿旺培傑前宣誓就職，其中新任命的噶倫次仁頓珠先生由於不在本地，回到達然薩拉後將宣誓就職。

新噶倫宣誓就職後，藏人行政中央第十四屆噶廈正式組建完成，從明天起新噶倫們將出席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二次會議。新任命的噶倫如下：

仲瓊歐珠，出生於1956年，前噶倫。1977年參加公務員工作，1993至2007年擔任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秘書長，2007年至2011年擔任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噶倫。

次仁頓珠，出生於1960年，前噶倫。1984年參加公務員，曾擔任教育部、內政部秘書長。2007年至2011年擔任藏人行政中央財政部噶倫。

白瑪群覺，出生於1945年，前噶倫。1959年流亡印度，1964年至1984年在印度昌迪加爾錫克大學亞洲不任教。1972年至1974年在西藏青年會任職，1992年至1996年被選為第十一屆和二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1997年至2001年擔任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噶倫。

嘉日卓瑪，出生於1964年，前議會副議長。1984年至1989年在西藏青年會任職，1991年至2006年連任四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並擔任了三屆議會副議長。

德吉曲央，出生於1966年，美洲議員。1971年移居加拿大，1999年至2003年在美國利聚基金會擔任西藏社會發展專案負責人，PEPPERIDGEFARM INC和CANADA WORLD YOUTH擔任聯絡員，現擔任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醫院建設專案聯絡員。

次仁旺久，出生於1974年，南印度比拉庫佩藏人定居點西醫院醫生。1994年至2003年留學波蘭學醫，2003年至2008年彭措林藏人定居點醫院擔任醫師。2009年擔任大吉嶺藏人醫院院長、醫師，現擔任比拉庫佩藏人定居點西醫院醫生。

玉樹藏人商戶 不滿強拆與警衝突

rfa2011-09-16

玉樹地震重災區結古鎮正進行重建，當局本月起強拆鎮中心兩路段的商戶及賓館，近百商戶不滿賠償阻止強拆與百多名武警及公安發生衝突。官員指藏民誤解政策。

結古鎮一名藏民周五（16日）表示，9月初，鎮中心瓊龍路及紅衛路的賓館、商戶及商場，陸續被強拆。近百名來自兩路段的商戶，因賠償太低，阻擋工人拆除未倒塌的房屋，及商戶在地震後搭建的板房。兩條路各有百多名武警、特警及公檢法人員，在現場協助民工拆卸。不少藏民坐在推土機上，被武警拖走並毆打，部分人受傷流血。另外，部分在瓊龍路抗議藏民被公安抓走，作短暫關押。在十多天的強拆中，場面混亂。

他說：就坐在抗土機那個鏟子上，不讓拆，反正強制把人抓進去，然後強拆，把那些被、褥及床都甩掉，然後就扔走，然後就拆掉。你做什麼，他們就打，聽說打的人挺多，就用警棍打。

該名藏民又指，國家徵用了該些商戶的房屋，但補貼太少，他們不接受，希望再談賠償才搬走，但在結古鎮負責重建的央企及州政府，沒有理會他們的訴求。另外，該兩路段沒有被國家徵用土地的商戶，想在原地重蓋房屋，也不批准，那批藏民很無奈，土地成為政府財產，有房產證也得不到合理賠償。

紅衛路業主貢波指，住戶早前已強拆，現在輪到商戶。該路段及瓊龍路的商戶幾乎拿不到賠償，損失很大，地震前曾加固的樓房，才有少許賠償，而近日強拆時，當局出動大批警力，所以很快拆完。貢波又指，當局在這些路段容許部份住戶及商戶，原區安置，但大部分卻要搬走，賠償低於市價或甚至沒有。

另一名藏民紮西表示，除了該兩路段的商場、賓館被強拆，解放路、人民路及團結路商戶，大規模強拆。雖然政府已發出通告，如藏民超過五個人上訪，會以擾亂社會治安罪名被捕，但自8月起，商戶開始上訪，曾有三、四十名商戶到州政府上訪，最後約三十人被抓，現在已獲釋，直至周五，仍每天有商戶抗議及上訪，但只是四、五個一起，也有到北京上訪。他說：抗議的就抓，抓了後又放，他們到北京上訪去，沒什麼結果，都經回來了。抓了三十人進去，又放出來。天天還在抗議，抗議不抗議，結果都一樣。

中共政權對藏民族所犯下的罪惡

郭國汀

中共統治西藏罪孽深重。占西藏人口五分之一的120萬西藏人被虐殺或被迫自殺或死於饑荒；根據1983年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統計資料：中共統治期間至少120萬西藏人死於非命，其中包括173221人死於監獄和勞教所；156758人被槍決；432705人死於抵抗運動的戰鬥；342970人死於饑荒；92731人死於酷刑；9002人死於自殺。（Maryp. 233 note）對此資料中共官方學者質疑其可信度，也有西方學者存疑；其實中共辯解，最有力的抗辯應是開放檔案供專家學者自由研究考證，正由於中共作賊心虛，故嚴密封鎖一切資訊。《共產主義黑皮書》作者根據據中國官方資料西藏自治區人口從1953年的280萬降至1966年的250萬（可能此數未包括雲南四川青海藏族人口）按正常出生率計扣除流亡者，推算藏人死亡人數至少80萬以上，唯有紅色高棉的大屠殺可比[1]。

中共對西藏佛教進行了毀滅性摧毀。藏區6254座寺院和尼姑寺廟被摧毀（中共官方數據稱：西藏共有2469座寺院和110000和尚和尼姑，占西藏人口的9.3%；此資料應當未包括康區與安多的寺院與和尚），寺院中的珍寶要麼被熔化或被賣給外國人；絕大多數被搶劫或毀壞一空，文革後僅13個寺院仍開放，大多數被變成軍營，商店或拘留所。寺廟內的大量珍寶，佛像，價值連城的字，畫，經書皆被有組織有計劃盜空或毀滅。1973年一家北京工廠熔化了600噸西藏佛相。1983年一個西藏代表團在北京發現32噸西藏寺院遺物，包括13573座佛相。[2]

60%西藏文化遺產被毀滅；直到1979年所有的學校僅教漢語。

2/3國土被並入中國，唯剩藏中與東部部分地區保留在西藏（內外藏的劃分應當是清朝政府所為）；

安多（青海）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古拉格，關押了超過1000萬犯人；

1/10的西藏人被關入監獄，10萬西藏人被關入勞教營；山地森林消失，西藏獨特的野生動物群被消滅。[3]到1991年，西藏森林面積由原來的2520萬英畝下降為1357萬英畝，1800萬立方米的原木被運往中國內地，僅此一項即價值540億美元。[4]

中共對藏民的群體屠殺構成群體滅絕的國際犯罪。1959年和1960年國際法官委員會兩度報導：中共使用的方式包括：十字架釘死，肢解，活體解剖，砍頭，活埋，燒死，活活煮/燙死，用馬匹拖死；兒童被強迫射殺雙親，處罰他們的宗教老師；和尚們被強迫公開與尼姑性交[5]。除了槍殺，還有歐打致死，虐待致死，淹死，餓死，勒死，絞死，碎屍，等野蠻殘忍方式[6]。為了防止犯人喊達賴喇嘛萬歲，用鐵鈎將他們的舌頭拉斷掉[7]。1960年拉薩廣播電臺宣稱

87000名反動分子在1959年拉薩判亂後在西藏中部業已被消滅。在拉薩及其周邊地區17天內槍決了69000名反動分子。成千上萬人被鬥爭會鬥死，許多幸存者終身殘疾，變成瞎子或聾子。

中共酷刑虐待西藏政治犯慘不忍睹。中共在所謂平叛後逮捕幾乎所有的藏軍，貴族及大量西藏和尚和喇嘛，他們的生活極其悲慘。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T作證說：他在拉薩起義後被捕，送到內蒙古邊境的一座監獄中，不到兩年內，監中原關押的300名藏人，僅兩名生還！“繁重的體力勞動，極度缺乏營養很快便使犯人們身體狀況急劇惡化。嚴重的饑荒使我們喪失了羞恥和尊嚴感；我們吃繩子，皮袋，及任何拿到手的東西；我們監獄的人們生吃老鼠，青蛙，有些人甚至吃糞便中的蛆蟲。一個17歲的中國人殺了他母親，因她藏起了四公燕麥；另一個中國人殺了他8歲的兒子並吃了他”[8]。

Lobsang和尚證明說，“犯人們餓得被迫吃屎蟲，皮革和蟾蜍，他本人也吃過從人的糞便中撿出的蔬菜殘餘，有些人生吃活老鼠和狗，有時還不得不吃死屍。犯人用盡殘存的一點力氣，敲碎死人的骨頭渴其骨髓。因為別無選擇，大多數人皆極其痛苦地緩慢餓死”[9]。

Soepa 是諾布林卡衛隊士兵，與他一道被送到酒泉勞改場的76名西藏犯人，僅22人幸存，除了一人之外，其餘53人全部被餓死。他靠吃風乾的人的糞便活下來，因為糞便中仍有未消化的營養，而且他甯吃漢人犯人的糞便，因漢人吃的比藏人好！[10] 西藏犯人還時常被獄警打斷手和腿腳，且不予以任何醫療救治。時常獄警不讓犯人睡覺或在冬天把犯人剝光在冰天雪地裏凍。結果導致許多犯人自殺，他們用玻璃，或鏽鐵釘割破動脈血管，或趁放風時機，投河自盡，時常兩三人因被捆綁在一起而一道同時投河。

1959年3月西藏人民起義抗暴是由於中共違反17條協定，強行在藏區的安多和康巴進行“民主改革”引發。1955年下半年始頭腦發熱的毛澤東為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社會改造群衆運動迅速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藏區。狂熱無知的共產黨試圖將“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打擊莊園主和其“代理人”，沒收寺院土地、財產，強行推行集體化，毀滅藏人的宗教信仰，強迫上層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結果引起藏人的反抗。

例如在安多的一個小縣DOI，500人被宣稱為奴隸主；其中300人於1953年在群衆鬥爭會後被從後腦槍斃[11]。1956年2月裏塘人對當地駐軍發動突襲，搶奪走一些武器彈藥，後被共軍趕走逃入寺院避難。共軍圍困寺院64天，建議並威脅說若村民們投降則民主改革將推遲到1958年下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否則將轟平寺院。藏人從未見過飛機，更不知道何謂轟

炸，故拒絕。結果共軍動用轟炸機狂轟濫炸寺院，寺院中6千多人有4千多和尚及婦孺被炸死[12]。幸存者有的逃入拉薩，共軍則對周圍的村莊實施報復，逮捕並處決了數千人。1958年，在10世班禪故鄉青海循化，解放軍向民衆開槍掃射4小時，死傷3218人。循化地區68.4%的中共黨員和69.5%的共青團員參加了叛亂。叛亂擴展至全青海，13余萬人參加，占青海藏民總數1/5。鎮壓後，僅海南州、尖繁縣、久治縣和14世達賴故鄉湟中縣，“處理各類人犯” 20884人。久治全縣僅2萬人，“在勞改中死亡561人”。[13]

剛開始許多仍相信中共西藏保持獨立自治的西藏頭人並不支援叛亂，1956年夏天有一天駐軍司令召集350名著名康巴頭人開會，要求他們批准引進民主改革。經長時間討論，多數人投了反對票。隨即210名來自康區最大的地區Derge的頭人被關入Jonda Dzong寺，5000名共軍包圍該寺並圍困了兩個星期，直至他們同意改革。當晚該210名頭人成功逃脫進山，組建了一支強大的遊擊部隊[14]。

1957年7月日33名康巴商人以禮尊達賴喇嘛（為其建立一座金身相）為名集資開會，聯合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並尋求國際援助。美國人因朝鮮戰爭激怒，改變了原先不介入西藏事務的政策，達賴喇嘛的二哥說服美國CIA自1957年四月始首批六人赴塞班島受訓，半年後將他們空投到西藏。至六十年代中期有2500藏族青年在關島，塞班島和科羅拉多州的鯊魚營地受訓，另有16000人在西藏周邊國家受訓，1956年12月以後美國用遠端運輸機一次可運載22噸武器裝備，美國一共空投了四百餘噸武器彈藥給遊擊隊[15]。50年代末遊擊隊人數達30000人。1958年初，大批遊擊隊從西藏東部撤至西藏中部，成千上萬僧俗藏民從康區和安多湧入拉薩。1958年4月中共派出一支秘密警察至拉薩清除“反動分子”。他們隨意清除了大批藏人男子，結果他們加盟遊擊隊，至五月遊擊隊人數超過一萬人，在離拉薩不到20英里處殲滅了一支1000人的共軍[16]。1958年秋遊擊隊消滅了裏塘軍營三千共軍，並控制藏布江流域南部所有地區。與此同時，中共不斷向達賴喇嘛施加壓力，要他用藏軍去消滅康巴和安多遊擊隊；達賴喇嘛以藏軍人數裝備不足及無法派藏軍去打藏族同胞為由婉拒，他也無法保證如果派藏軍去消滅遊擊隊，他們不會加入遊擊隊。

1956~58年，各藏區武裝叛亂從小到大，此伏彼起，但皆遭到解放軍“平叛”、“會剿”。因此，數以萬計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進西藏。1956年西藏新年寺院被炸毀，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殺死。西藏人不僅被槍殺，但還被歐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燒死，淹死，被肢解，餓死，勒死，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屍，砍頭等野蠻殘忍方式殺害[17]。據一份“人民解放軍”內部資料披露，自1952年至1958年，共軍粉碎了996次叛亂，僅在Kanlho東北部殺害超過一萬名藏人；而在安多另一地區Golog，人口從1956年的14萬人，下降為1964年的7萬。[18]

西藏起義擴散到全藏，高潮是1959年的三月起義。但西藏

貴族及喇嘛事實上皆未直接參與起義，儘管如此，幾乎所有的貴族（除了兩個家族之外）及藏軍和大量和尚（甚至班禪管轄的根本未發生起義的Shigatse地區也有大量和尚被強加叛亂罪名逮捕）被以“分裂祖國的反革命叛亂罪”名逮捕關押至勞改營強制勞動，直到1979年才釋放[19]。美國支援的遊擊隊繼續活動，其行動一直持續不斷，直至1971年基辛格到北京試圖使中美關係正常化才停止，但遊擊戰直到1974年才終止。“依保守估計，應該不少於五十萬人被殺”，西藏流亡政府統計數為：432705人死於戰鬥。[20]

毛澤東處心積慮引誘藏人反抗以便借機消滅之。1959年2月18和19日，毛澤東批示：“川、滇、甘、青平叛區域”“西藏越亂越好，可以鍛煉軍隊，可以鍛煉基本群衆，又為將來平叛和實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的理由”。“這種叛亂，有極大好處，有練兵、練民和對將來全面平叛徹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總參作戰部的這一報告說，自一九五五年底開始，四川、雲南、甘肅、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數民族聚居區先後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少數民族中的反動上層打著民族、宗教的旗幟，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欺騙、誘惑、脅迫人民群衆，組織武裝叛亂。我軍遵照中央關於“政治爭取與軍事打擊相結合”的平叛方針，三年來積極進行了平息叛亂的鬥爭。按中共官方的說法，西藏叛亂是西藏武裝分子于1959年3月19日攻擊駐藏部隊才開始！

中共對待藏人猶如動物慘無人道。一名證人證明：全村1000余人被集中開會，然後被點名者每五人捆綁在一起，共軍稱他們是喝窮人血的罪犯。然後被趕到監獄，因監獄獄滿再被關到空的寺院內，仍然每五人緊緊捆在一起，他們只能站著大小便。三天後，中國人才允許他們到寺院外大小便但仍然捆在一起，結果每個人身上手上全部沾滿污穢物，中國人待他們就象對動物一樣。很快到處都充滿了糞便，三個星期後，中國人才解開他的繩索，12個月後，中國人將所有的人要麼槍決或者釋放。他由於年僅15歲得以倖免於死[21]。另一位康巴貴族之女Beri Laga說“中國人將所有的頭人，和300多名地主及資深喇嘛召集到寺院，隨即共軍包圍，將所有的人關進監獄。將他們分成30人一組，強迫他們相互鬥爭。若不認真對待，即挨打。僅我那個地區即有1000多人被捕。[22]”

1990年5月達賴喇嘛接受作者採訪時說：有一位反對向西藏派駐過多軍人的將軍被中共調回撤職；另一位將軍告訴毛說逮捕的人太多了，沒有地方關押他們，毛答：“別擔心，你就是將全體藏人都逮捕，我們也有足夠的監獄。”[23]中共強逼西藏和尚與女人睡覺，強迫和尚與尼姑結婚。有個康區女子作證說，中共要她每誘姦一個和尚便可獲得100元報酬[24]。一名被逼還俗的和尚Yeshe Gompo作證說“有一件事共黨經常幹：將一群女子與和尚鎖在一間屋子內數日，以便使她們失去處女身。Shigatse寺的和尚Chomphel Sonam作證說，許多禁欲和尚被強迫公開與尼姑性交。[25] 許多和尚被強逼結婚，有些和尚則自殺了事。在Dzokchen寺院有

約1000余名和尚，一隊中國人命令所有的和尚結婚。對此類事實班禪喇嘛在七萬言書中證實：“竟有讓喇嘛尼姑和俗女各站一邊，強迫互相挑選成婚”。他們推倒佛象和其他聖相，將經書扔到地上，命令和尚們開鬥爭會鬥爭他們的方丈和資深喇嘛。他們已知道其他寺院在群衆鬥爭會期間，業已發生年老的喇嘛被強逼與妓女性交，然後被毆打，吐沫，小便。Dzokchen寺的和尚們拒絕參加鬥爭會並奮起反抗襲擊並殺了共軍士兵，救出方丈和資深喇嘛，放火燒了寺院，逃入深山參加遊擊隊。[26]

中共獄警經常強姦西藏女性人犯。在Dartsedo監獄，Topai Adhi象其他女性犯人一樣時常被獄警強姦，“如果我們反抗，我們將被懲罰或被處死。每次強姦完畢，皆被強迫喝麝香，以防懷孕。饑餓迫使犯人吃草，樹根，甚至屎蟲。我們監獄每天至少餓死十人。”[27]

共軍在西藏招收女兵實際上將她們當做供軍官們泄欲的工具。Lhakpa Chungdak是拉薩附近一個村莊年僅14歲的藏族姑娘，被騙招入西藏軍區文功團，承諾將來讓她學醫在軍區醫院工作。西藏女兵被要求為軍官們提供端水，理床榻的服務。一天一位頭髮花白，滿口假牙的共軍高級軍官對她動手動腳，初遭激烈反抗，後將軍給她一顆糖和一杯澄汁，她便失去知覺，醒來後發現自己下身流血，軍官卻說“我強姦了你，又怎麼啦？只要你還在這兒，我將還要幹你，你必須明白你在這裏的任務就是提供服務”。另一次三名帶星的高級軍官強迫她吃了一顆糖後輪奸了她三至四個小時[28]。後來她才瞭解到與她同期招收的12名藏族女兵每個人均有類似的經歷。

中共濫用電警棍電擊女性生殖器最早用於西藏。國際上首例 報導是1988年2月亞洲觀察西藏人權報導，中共濫用電警棍現象普遍。[29] Gyaltzen對作者Mary說：“他們將我們象石頭似地扔上卡車，反綁手臂於背，拿走我們的腰帶，強行搜身，毆打我們然後將我們綁在牆上，由好幾個男人剝光我們的衣服，用電警棍電擊我們全身，眼睛，嘴唇，陰道，及全身任何部位，他們使用電警棍就好象那是玩具，尤其是電擊陰部時自我陶醉。他們不是人類，是野獸是機器。實際上他們邊電邊玩笑。‘你們根本不是尼姑，而是垃圾’。有時獄警令我們面朝下，踢我們的臉和肚子，將屎尿澆在我們頭上和身上，用漠漠沾污穢物後強迫我們吃下”。一個原藏族警察向美國人作證說“如果犯人被打死，警察沒有責任，因為那是犯人的過錯。[30]”據稱江澤民在鎮壓法輪功時，也曾下令：“打死算自殺”！

中共首先在西藏對藏人實施強制失蹤。1988年一家英國獨立代表團在E勳爵率領下經北京許可前往西藏調查人權狀況，發現的事實令其震驚萬分。公安局時常夜間突襲，個體時常失蹤，親屬時常不知親人下落。更可惡的是，責令家屬交納600元收屍費[31]（相當於西藏人一年的收入）。Tenzin Sherap被警方打死後，其親屬收屍時發現其周身上下被打得遍體鱗傷，全身幾乎所有的骨頭均骨折，然而警方居然仍強

行索取600元收屍費[32] Kelsang Wangyal是一名23歲的年青和尚，當他前往警局收一個同事的死屍時，警察令其交600元醫療和保管費，他說他沒有那麼多錢，警察稱若不拿錢來，連你一道拘留。次日他只好借錢將同事的屍體收回[33]。

中共迫害西藏反抗民衆手段極其野蠻殘忍。1950-1960年期間，大量藏人被監禁，活著出獄者不到2%(20%)，他們分別被關押在166個集中營。[34]對此班禪喇嘛證實：“大部分關押普通犯人的監獄管理極其糟糕，監管人員不關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惡言恫嚇、恣意毒打的事情時有發生。更甚者，監獄管理者“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淒慘，還讓起早摸黑地勞動，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給那些人去幹，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加以休息不充足，缺醫療，使大量關押犯非正常死亡。”

對死刑政治犯刑前割喉及強行收子彈費在西藏全面實行；中共在西藏對政治犯的死刑持續至少今。1982年5月在Shigatse 115名異議人士被捕。1983年9月13日，370名正在修復Ganden寺的和尚被1000名共軍包圍，然後被毆打驅趕上軍用卡車強行拉走；到11月拉薩監獄已關押750人。1983年9月27日六名“反革命分子”在Shigatse被公開槍決，刑前他們皆已被割除聲帶，以阻止他們喊出最後的口號[35]。1983年10月1日在拉薩又有六名政治犯被槍決，目擊證人說，其中Wangdu第一槍未打死，後又補了三槍才死去。他的親屬則被責令交每顆子彈費十元方讓領回屍體[36]。10月5日在拉薩公安局內又處決了21名西藏人。1987年9月24日，共產黨在拉薩召開15000人群衆政治集會，八名異議人士被判刑，其中三名被處死刑，一人被當場在體育場外槍決，另二人次日亦被槍決。

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時期，同情起義的村莊被整村炸毀；傷員被遺棄，活埋或任由野狗撕咬，大量人員被迫自殺。《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作者稱：1959-1963年，至少70000余名藏人死於饑荒，占人口的2-3%。西藏1/4成年男子是和尚，1/6被劃為右派；在四川藏區，2/3藏民被捕關押直至1964年或1977年。[37]最近的研究顯示，死亡人數遠遠高於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達50%。依西藏流亡政府統計大饑荒期間西藏餓死人數為342970人。男女比率降成1比7至11，亦即青壯年藏人基本上被消滅或監禁；1968年1月拉薩毛派與保守派武鬥，致數百人喪生。1969年另一次拉薩起義被中共血腥鎮壓，康巴遊擊隊戰鬥直至1972年；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估計約1738人被槍決；1987年起義又起，1989年西藏實行誠嚴，據張少松將軍稱，18個月期間至少600人喪生。

藏人反抗暴政的戰鬥從未停息。1969年在一名Nyemo寺德高望重的尼姑Tinle Chodon領導下，爆發了自1959年以來的第一次公開反抗。她呼籲中共正在毀滅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已

屆必須起來反抗之時，結果一呼百應，當地人民奮起襲擊軍營，殺死士兵和軍官，割除間諜和線人的嘴唇。反抗的起義象野火般在西藏二十九個地區漫延開。當中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立即極端反應，中共最高當局下令二十九個地方當局首腦立即槍決為首反抗者。結果二十九個地區皆開公判大會公開殺了一批人[38]。

1970年夏在藏南又爆發大規模起義，波及自治區71個地區的60個，至少12000名藏人和1000名共軍士兵喪生。隨即一場旨在血腥鎮壓反抗運動在藏區全面展開。數千名中共培養的藏族幹部遭清洗，警察恐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幾乎每個藏族家庭均受到安全警察監控。數千人在半夜突襲中被捕，關入監獄審訊；大量藏人群衆大會公審後處決前遊街示衆，男女人犯皆被用繩子緊勒脖子以防其最後喊反動口號。犯人家屬還被迫感謝黨處決了壞分子！[39]

Wangchen被以組織秘密地下組織煽動叛亂罪名關押了四年，期間親眼看到47名藏人被槍決，包括三名資深喇嘛。“我們被強迫觀看槍決，由於監獄周圍皆成為墳場已沒有空間，犯人被槍決後直接拋入河流沖走。還有死刑犯人被逼自己挖坑，然後站在坑內就地槍決了事”。[40]

殘酷的鎮壓未能撲滅反抗的怒火，1972年在西藏中部的Kongpo Tramu,500余名藏族青年被以藏獨分子名義槍決[41]。1977年在西藏東部超過100部共軍軍車遇襲擊，搶劫然後放火焚燒。7月在安多環湖區20000名藏人起義，許多人被打死。[42]

(待續)

記12位自焚藏人

唯色

1、**扎白**：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于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并高举有西藏国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遭中共军警枪击致残并被带走，至今不知下落，生死不明。

2、**洛桑平措**：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于2011年3月16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等口号，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

3、**次旺诺布**：康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灵雀寺僧人，29岁。于2011年8月15日在道孚县城点火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西藏独立”等口号，当场牺牲。

4、**洛桑格桑**：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于2011年9月26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我们要宗教信仰自由”等口号，烧成重伤并被中共军警抓捕，目前不知下落，生死不明。他是当年3月16日在阿坝县城自焚牺牲的僧

人平措的弟弟。

5、**洛桑贡确**：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于2011年9月26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我们要宗教信仰自由”等口号，烧成重伤并被中共军警抓捕，目前不知下落，生死不明。

他自焚时，有藏人冒死拍下现场片断，后来交给美联社，并由美联社于10月23日公诸于世。这个有32秒钟的视频显示，自焚僧人洛桑贡确倒卧在地，双脚和脚踝部分呈黑色并冒着烟，而他身体周围布满灭火器喷发的白色粉末，不远处则有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

6、**格桑旺久**：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于2011年10月3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并高举尊者达赖喇嘛法像，呼喊“西藏宗教自由”等口号，烧成重伤并被中共军警抓捕，目前不知下落，生死不明。

7、**曲培**：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上塔瓦村村民，19岁。于2011年10月7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双手合十，高呼口号，遭中共军警毒打，11日牺牲。他本是格尔登寺僧人，2010年被工作组驱逐出寺。（暂无个人照片）

8、**卡央**：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上塔瓦村村民，18岁。于2011年10月7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双手合十，高呼口号，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牺牲。他本是格尔登寺僧人，2010年被工作组驱逐出寺。而他的爷爷扎西在2008年被中共军警枪决。（暂无个人照片）

9、**诺布占堆**：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索尼（音译）村人，19岁。于2011年10月15日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并呼喊“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烧成重伤并被中共军警抓捕，目前不知下落，生死不明。他本是格尔登寺僧人，2010年被工作组驱逐出寺。

10、**丹增旺姆**：安多（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尼众，20岁。于2011年10月17日在阿坝县城附近点火自焚，并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自由”等口号，当场牺牲。她是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一位女性。

11、**达瓦次仁**：康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甘孜寺僧人，38岁。于2011年10月25日在甘孜寺举办“羌姆”法会时点火自焚，并高呼“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没有人权”等口号。他被藏人僧俗扑灭火焰并送医院抢救，后又送回寺院，伤势严重。

12、**班丹曲措**：康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甘丹曲林尼众寺尼众，35岁。于2011年11月3日在道孚县城自焚，高呼“祈求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等口号，当场牺牲。她是在8月15日牺牲的道孚县僧人次旺诺布自焚的同一地点自焚的，藏人僧俗将她的遗体送往灵雀寺。她是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二位女性。

中外對話： 西藏面臨大規模礦產開採威脅

作者：小青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中外對話刊物9月5日刊登了對西藏有著三十多年研究的環境顧問加布裏埃爾拉斐特的文章。拉斐特在文章中寫道中國政府認為，青藏高原是解決中國日益增長的重金屬需求的關鍵所在。然而，推動這一計劃並非是市場需求，而是資源民族主義情結。文章指出，甲瑪礦已經進行開採，而其所處的位置恰好位於拉薩河上游，因此給西藏最為神聖的城市的水源帶來了威脅。

中國繼續著其快速增長的勢頭。而這種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家的投入，以及國有銀行直至不久前還在提供的廉價融資。快速增長以及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使用大量的金屬、能源、以及原材料。儘管近兩期五年規劃中都談到要兼顧環境保護與社會需求，以及最快的增長速度之間的均衡發展。但是，目前為止，中國吞噬全球資源的速度依然沒有任何減弱的跡象。

然而，對於中國人而言，幾乎沒有人認為這會有什麼問題。他們會說，中國不過是在追逐世界的腳步而已。而且，從人均角度而言，中國的金屬消費量依然遠遠落後於富裕國家。但是，也許用不了多久，這一論點就不再成立了。以銅為例，中國目前不僅僅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其人均銅消費量也已經超過了加拿大、法國、或者俄羅斯，並且很快還會超過澳大利亞、歐盟、及日本等國。然而當我們對這些銅材的去向稍加探究，也就不會對此感到驚異了：在日益富裕的中國市場的推動下，汽車、家用電器、電力電纜的需求數量在不斷增長。

中國也已經成為位居印度之後的世界第二大黃金消費國。而對於印度而言，黃金首飾是根植於其文化的傳統。而中國對於黃金的狂熱則是受投資需求及工業需求的推動。世界黃金理事會堅信，中國的黃金消費將在十年內翻一番。

可是，汽車生產、全國各地鋪設超高压輸電線路所需的銅材及黃金從何而來？頗為諷刺的是，這些重金屬及電力都來自於西藏。

銅材及黃金的需求大增，世界各地新的礦源也源源不斷地湧現。而在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面前，其價格也不過是在小幅探底後便以更大的幅度上漲。這對中國金屬加工企業而言不成問題，因為他們對此已經駕輕就熟。大部分冶煉廠及其下游加工企業均位於沿海地區。而這一地理優勢使他們能夠更加容易地從全球市場獲得原材料的供給。

而如今，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沿海工業的原材料供應從全球轉向了內陸。受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勵，製造業逐漸向內陸轉移，以緩解東部沿海地區與內部省份之間發展的極度失衡。中國西部地區新興的重慶-成都工業核心區快速凸顯，

已經做好利用長江行銷世界的準備。這就好比中國的海岸線向內陸延伸了2000公里一樣。

然而，重慶的沃爾沃汽車、成都的福特汽車、以及位於這兩座城市的惠普、蘋果iPad、及聯想電腦等所有這些加工企業所需的銅材和黃金究竟從何處而來？根據中央政府的規劃，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不再局限於中國目前在贊比亞、秘魯、蒙古國、老撾、南非、以及哈薩克斯坦等國擁有的礦區。為了應對國內銅材及黃金日益增長的需求，政府將目光投向了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對於這一點，中國一直以來都非常清楚。只不過在此之前，從海外購買礦產相對更加容易，價格也更加便宜。而西藏地處偏遠地區，氣候寒冷，空氣稀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河床地區小規模開採地表黃金的現象非常常見，這種形式由於大量採用挖掘設備，以及使用能夠殺死水生生物、使河流污染的氰化物和汞等化學物質，因此對環境破壞極大。而大規模開採還是一件新生事物。表面上，國家已經明令禁止進行小規模開採。然而，實際上，小規模開採依然屢禁不止，特別是在那些沒有藏民保護的地區。而這些地區的藏民是以保護水域的名義被遷往其他地區。

而如今，新的時代已悄然來臨。國家出資修建了公路、鐵路、電站、城市設施等必要的基礎設施。國家地質勘探隊用數十年的時間對探明儲量進行測繪，為全面開發做好準備。西藏自治區（TAR）主席白瑪赤林在其2010年工作報告中說道：“通過重點向祖國內陸地區開放，我們已經實現了與成都-重慶經濟圈的有機融合。”

西藏最大的銅、金礦床由西至東橫跨謝通門、甲瑪、以及玉龍三個區。中央政府表示，將在這一地區進行大量開採。而隨之而來的還有碎礦機、化學選礦設備、以及冶煉設備等。大規模工業化開採的時代已經來臨。這裏不僅蘊藏著銅礦及金礦，還擁有銀、鉛、以及鋅等礦藏。儘管鉛和鋅最後會被浪費掉。這些礦藏所處的位置恰好位於亞洲主要河流流域，而這些河流維繫著下游成千上萬居民的生存。

謝通門礦是最早受到公眾關注的大型專案。之所以受到關注，部分原因是由於它所處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非常靠近雅魯藏布江，以及班禪舊居日喀則市。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它曾一度歸加拿大投資方所有。通往附近日喀則市的鐵路將於2014年完工。屆時，礦區也將開始運營。

礦區所處位置靠近主要河流，這引起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嚴重關切。由於其陡峭的地理位置，每100噸開採出來的礦石中就有至少75噸需要粉碎成粉末，然後通過鐵路送到遠處的冶煉廠進行提煉。據西藏科研人員近期的研究顯示，河水中已經有天然重金屬含量檢出。而山塘圍堰一旦發生尾礦泄露將會帶來災難性影響。受到影響的將不僅是下游的印度

及孟加拉國。如果按照計劃，將對西藏地區河流進行水路改造，從雅魯藏布江引入黃河的話，那麼，中國下游的水源同樣將會受到威脅。

溫哥華中國黃金國際資源有限公司下屬的甲瑪礦已經進行開採。其所處的位置恰好位於拉薩河上游，因此給西藏最為神聖的城市的水源帶來了威脅。與西藏大部分地區一樣，這裏地質不穩定，地震多發。2010年進行的一項針對甲瑪礦地下水質的研究發現，“河谷上部/中部地區地表水及河床重金屬濃度的升高對當地環境……以及下游居民用水帶來了相對嚴重的風險。氣候變暖以及愈加頻繁的開採行為所帶來的環境改變有可能會增加這些重金屬的遷徙。”

西藏當地群衆已經對此提出抗議，並向中央當局遞交了請願書，要求關閉礦山。據報道，採礦作業已經耗盡了泉水，污染了飲用水，導致1000多頭家畜的死亡，使該地區的動植物群落受到破壞。儘管如此，2011年8月，中國黃金國際資源有限公司宣佈，該礦產量增加了400%，並且該公司還將進一步擴大該專案的規模。

甲瑪礦已經小規模開採了很多年。之前的各個業主由於缺乏資金，因此，在健康及安全保護措施方面投入嚴重不足。出於對人體健康，尤其是拉薩當地兒童大腦發育的擔憂，甲瑪礦中的鉛礦不會被開採出來，而是被永遠地留在礦下的廢礦區。

然而，不論是對礦業公司而言，還是對中國政府而言，這都是西藏地區第一個獲利頗豐的專案。礦業公司將在礦山開採期內獲利456億元人民幣（72億美元），而中國中央政府則通過稅收獲得49億元人民幣（7.67億美元）的收益。這些數位是根據2010年的銅、金價格得出的。如果根據2011年中期價格，那麼收益還會高出很多。

甲瑪礦的銅礦儲量不到一百萬噸。而不遠處，同樣位於拉薩上游的出隆（音譯）的銅礦儲量卻大得多（7百萬噸）。不僅如此，它還擁有極具商業潛力的鉬金屬資源。近期探明的出隆（音譯）礦位於一條北至甘丹寺，南至桑耶寺的山脈上。桑耶寺是第一座藏傳佛教寺廟，建於12個世紀之前，因此倍受尊崇。這兩座寺廟是西藏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而出隆礦泄露出空氣和水源中的重金屬將給這些地方造成更大的威脅。

玉龍是西藏東部銅金礦產集中的地區之一，處於長江流域及湄公河流域之間的偏遠蠻荒之地。根據中央政府的規劃，將在這些大河及其主要支流上修建水電站大壩，從而為冶煉設施提供充足的電力。而這卻造成這些原本自由奔騰的山澗河流的大規模截流。

這些礦區預計每年將為中國增加數十萬噸的銅礦供應。這一數位說多不多，說也少不少。對西藏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數位。這不啻於標誌著這個偏遠地區已經融入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對於藏民而言，這同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位。即便是在這些礦區資源殆盡而閉坑之後，他們還不得不背負因此而產生的環境成本。然而，他們卻沒有辦法通過成立NGO來表達他們對環境的擔憂。而且，這些專案也不會向西藏當地群體支付資源稅。

然而，這些礦對於降低中國對全球原材料資源的依賴並無多大裨益。中國的銅礦冶煉能力僅為每年4百萬噸，此

外還有60萬噸的生產能力即將投入運營。但是，目前中國的銅材消費卻達到每年7百萬噸。兩者間的缺口就需要由進口來加以補充。雖然一些專案近期一拖再拖，但是即便是這些新礦能夠滿足生產目標，中國對於銅和金的進口還將持續增長。

盡管中國國有礦業企業如今對於海外運營及資金籌已經駕輕就熟，但是他們卻同樣擅長鼓吹資源民族主義。事實就是，西藏地區開採的資源儲備從世界範圍來看幾乎不算什麼。世界最大的銅礦資源的實際儲量每一個都超過了1億噸，年平均生產能力達34.5萬噸，更沒有一個的產量低於20萬噸。而即便是西藏最大的礦源、玉龍，其儲量與世界最大的礦區儲量相比也微不足道。目前，玉龍銅的年產量為1萬噸。然而，據官方消息透露，到2015年，該產量將有望達到10萬噸。可是，這些礦區目前已經是中國儲量最大的了。而礦區企業所有者為了吸引國家補助，對於這一點則大力強調。

充滿愛國情結的中國網民們或許會認為，用西藏的銅資源來滿足國內需求要比從秘魯或贊比亞獲得供給好得多。中國的礦業企業也很少會為了產量區區幾百萬噸的銅礦而投資於海外，尤其是當市場上有產量更大的礦區的情況下。可是，如果不能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加以解釋的話，那麼為什麼偏遠的西藏礦區會先行一步？商業方面的考慮僅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礦業公司不僅能夠從國家對鐵路、電站、以及很多其他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中獲益，同時還能獲得面向企業借款人的財政優惠利率、免稅期、寬鬆的環境標準及最低的環境成本、零資源稅、以及將精礦運往冶煉廠或將金屬運向市場的鐵路貨運價格補貼等等。正是這些國家補貼使天平向西藏一些中等規模的礦區傾斜，而不是增加中國海外銅礦的擁有力。

謝通門礦原本計劃於2010年投入生產。但是，運營日期卻被推遲到連接拉薩與內陸冶煉廠的鐵路運輸線路完工，以及市場形成之後。甲瑪礦的情況也是如此。該礦位於另一條從拉薩至西藏南部林芝地區的新建線路上。玉龍礦的進展速度極為緩慢，同樣是在等待國家出資建設的水電大壩以及鐵路的完工，而這還要等上好幾年。

延工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長江及湄公河流域地勢陡峭，水流湍急，為了確保有毒金屬不會泄露出到河流中，工程難度非常之高。青海的西部礦業公司以及中國最大的金礦開採企業紫金礦業是玉龍礦的所有方。2010年，紫金在福建省發生了有毒物質泄露事故，造成大量魚類中毒死亡，使數萬人的飲用水受到污染。2011年3月，新華社曾報道稱，“在經過了短期試運營後，玉龍專案由於環境問題而暫時停產。何時繼續運營，目前還不得而知。”然而，鑑於紫金礦業的影響力巨大，因此該專案不會推遲很久。

中國在其“十二五”規劃中表示，西藏將成為以重慶、成都兩地為中心的內陸重型製造業的“有色金屬基地”。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其背後的驅動因素就並非是市場經濟，而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國家建設計劃。

藏人行政中央噶廈



噶伦赤巴兼教育部噶伦洛桑森格



宗教与文化部噶伦白玛群觉



内政部噶伦嘉日卓玛



安全部噶伦仲琼欧珠



财政部噶伦次仁顿珠



外交部噶伦德吉曲央



卫生部噶伦次仁旺久